

進軍江南



第四兵團政治部編印

進軍江南

目次

向長江挺進

- 光榮是我們的.....蘇策(二)
- 爭取更光榮的旗幟！.....南征誓師大會(五)
- 莊嚴的誓師大會.....
- 在暴風雨中挺進.....
- 冒雨穿過大別山.....國鑫(七)
- 砲兵通過大別山.....郭振文(八)
- 田有(九)
- 砲兵通過大別山.....馮牧(一〇)
- 『談心解圪塔運動』.....
- 活躍在進軍道上的文娛工作.....國鑫(一一)
- 解放浣水城.....尙文·光澤(一二)
- 給大別山人民報血海深仇.....馮牧(一二)
- 給紅軍媽媽報仇.....蘇策·澤忠(一四)
- 水上練兵.....呂梁(一五)

突破長江天險

渡江英雄張國正

曹展方(一八)

興奮愉快的日子

飛渡長江的紅旗部隊

攻佔江心陣地八保洲

紅旗插在香山上

用身子做鐵錨

連長周久京

六連完成了突破任務

轟垮敵人的陣地

把敵人的山砲追掉了

打兵艦

水手英雄張志有

挖渠和拉船

渡江一日

王明亮的六號船

渡江前後

崔敬修(二〇)

方德(二二)

寒風·柱國(二四)

呂梁(二五)

高樹基(二六)

孫龍潭(二七)

鄭大藩(二八)

肇亞·張健(二九)

郭民愈·郝偉·郭振文(三〇)

澤忠(三一)

寒風(三二)

志林·柱國(三三)

孫聿(三四)

劉壽華(三五)

白樺(三六)

贛東北的獵場

戰勝艱苦·戰勝困難·戰勝敵人

南竄匪軍的狼狽相

在追擊的道路上

殲滅匪軍四二二團

馮牧·競民(四〇)

馮牧(四〇)

勇銳(四一)

程徽(四四)

吳中堅就俘記

柱國(四五)

織匪軍一一九師師部

嚴寒(四六)

一槍未放的戰鬥

東挺(四七)

朱山橋截擊戰中的第五連

石磊(四八)

搜山記

寒風(四九)

匪軍八十一師投降經過

(五〇)

四千人的笑容

張克(五一)

人民的愛與憎

匪軍南竄時的血腥罪行

馮牧(五四)

劉汝明匪部洗劫建陽城

郭振文(五五)

野獸的垂死掙扎

(五五)

我們有了報仇的人

高樹基(五七)

江南的人民愛憎和期望

戰遠(五九)

重逢

呂梁(六一)

狂歡的一天

曹欣·克東(六三)

沸騰了的弋陽

張克(六五)

江南人民的熱愛

勇銳(六六)

「毛主席的隊伍回來了！」

甯治·左良(六七)

會師在浙贛路

勝利會師貴溪城

寒風(七〇)

艱苦鬥爭十三年……………柱國·東挺(七一)
 記會鏡冰將軍……………東挺(七二)
 血肉相連……………國鑫(七四)

解 放 南 昌

勝利進軍南昌城……………東挺(七七)
 狂歡的南昌街頭……………柱國(七八)
 搶渡撫江……………寒風(七八)
 高小堆的『空城計』……………嚴寒(八〇)
 新解放戰士孫海堂……………天順(八一)
 撫江戰鬥的英雄們……………嚴寒(八二)
 強渡贛江……………張克·小馬(八三)
 攻下仙姑嶺……………田有(八五)
 原封不動兩袖清風……………大順·嚴寒(八六)
 軍政兩勝……………東挺·嚴寒(八七)
 五班和工人們……………靖國(八七)
 床頭上的一塊銀洋……………王錕(八八)

向
長
江
挺
進

光榮是我們的

蘇策

——兵團誓師記——

正是漯河人民慶祝第一個自己的『三八節』的時候，兵團召開渡江南進的誓師大會了。下午三點鐘，幾千人就擁擠在塞西廣場上。

會場的牆上寫着整齊的大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白底襯着紅邊，顏色和天氣一樣晴朗，另外還有許多標語圍畫圍繞着整個會場，表明了過江的願望，戰鬥的意志。

身材短小的劉副政委出現在台子上了。他面龐消瘦，顴骨很高，但是他今天特別興奮；他為革命戰鬥了二十多年，負過傷，流過血。殘廢了左腿，也曾被反革命捉住，受盡了千辛萬苦，但，他是堅持過來了，今天又站在勝利的進軍的紅旗下邊了。

他首先宣佈上級給我們的渡江、解放全中國的命令，大家立刻興高彩烈的歡呼起來。然後他代表兵團黨委號召大家做好幾件事。他說：第一、要堅決執行上級命令，做好自己的工作，爭取在渡江殲敵運動中立功；第二、要發揚高度的階級友愛精神，實行思想上、體力上的互助，鞏固好部隊；打過長江去，爭取和獲得最大的光榮；第三、大家要學習政策，執行黨的方針，首先要做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四、全軍要努力走向正規化，克服游擊習氣。

他講的很多，非常生動，有時候問大家，有時候打着譬喻。我們更加鼓舞起來了。口號的熱烈，是從來沒有過的。那情形就像是一片狂濤駭浪的大海，分不清聲音的段落，數不清聲音的浪頭。我看許許多人，已經不是在呼口號，而是藉着這個機會，來表示自己堅決的態度。有許多人喊上一句就坐下，有的剛坐下又跳起來，一個連隊中，會同時站起五、六個人大聲喊着：『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不給敵人喘息餘地！』，『將革命進行到底！』

這個熱情是今天才形成的嗎？不是的，我記得在部隊短短的改編前後，就有上千知識分子湧進到部隊中來，成萬的地方武裝，自動要求升級到野戰軍。新的、老的幹部，戰士都在請求上級，早日率領打過長江去。誰沒有想到過江前後的艱苦嗎？只因爲，過去的鬥爭是光榮的，而這一次將是更大的光榮了。

前幾天，我們野戰軍劉司令員，站在毛主席的巨像之下給我們講話。他沉重的說着：『大家想想，我們的兵團是怎樣來的呢？』他親切的回憶起來：『有一部份是從土地革命中，奮鬥了二十多年，經過了千百次戰鬥，到了今天的；有一部份是山西決死隊，在和內外敵鬥爭中，一點點發展起來，到今天也奮鬥十幾年了；另一部份是我們在太行山、大岳山，從抗日戰爭裏千辛萬苦栽培起來的；還有就是我們艱難困苦開闢了中原，建立起來的地方武裝……』

他深沉的望着在座的每個同志，然後又說：『我們部隊是在黨的領導下，千辛萬苦，流血犧牲建設起來的，我們要珍重自己的光榮啊！』

許多人的頭腦中，都昇騰起那過去艱苦的、光輝的鬥爭影片：在十年土地革命時代，在萬里長征、雪山草地的時候，在八年抗日的時候，特別在人民革命的戰爭中，從弱變到強，從守變爲攻，在進行保衛毛主席的有名的晉南戰役後，躍進到中原來，在隴海線上，在伏牛山東麓，在三路大軍平漢會師的平漢南段，在陝南、在洛陽、在南陽、在鄭州，在驚天動地的淮海戰役中，……那血汗組成的光輝的行動，英勇的鬥爭。劉司令員說：『現在黨命令我們過江，我們要在這中國歷史上最後最大的戰爭中，創造更大的光榮！』是的，就是爲了這崇高的光榮，千萬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紛紛的四面八方湧進了這躍進的行列。

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小姑娘走上台子，她臉色發紅，眼睛有些發燒，顯然她是沒有在人面前多說過話。她講：『我叫孟秀芝，我是老早就想參軍了，可是，我沒有對別人說，有一天我聽見哥哥和姐姐在議論着：『我參軍去，你留下吧！咱爹六十多歲了，做了一輩子工，你在家招呼他罷！』姐姐說：

「還是你留下好。」他們去找父親了，父親說：「好孩子，你們都去吧！打老蔣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可以自己招呼自己。」一會，父親看見我了，他說：「秀芝，你就不敢說句大話嗎？和你哥哥姐姐一塊兒去？」我瞪了他一眼，我說：「我早就想了。還沒告你哩！我堅決打過長江去，一點顧慮也沒有。」他們三人就這樣參加到部隊中來了。另一個故事，是洛陽一中的校長，和他的兒子程岱，兩個爭着要來參軍，最後兒子搶先跑來了。小學教員晏方也來參加部隊了，他的妻子也幾次要求來，但却被那一歲和三歲的孩子累住了，晏方把她安置在學校裏。有一次他在四百人面前，把指頭咬破，寫下血書，激動的說：「在全國沒有勝利時，我決不回家，我的家庭是苦的，可以慢慢改善，現在全國還有千百萬個家庭，在過着遠不如我家庭的牛馬生活！」

看啊，人們就是這樣湧入到渡江的部隊中來！

許多人回憶起，過去在蔣匪統治下，所過的非人生活了。女同志張路是開封女師的學生，被國民黨反動派欺騙跑到南京，坐過監獄，也當過了頭，會被太太將兩個牙打掉。另一個女同志邵鴻梅，她母親會將她以二兩金子，賣給一個國民黨的營長當姨太太。張路喊着：「我們不過江，還等什麼？江南還有一萬萬婦女，仍然過着這樣悲慘的生活，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猶豫了，打過長江去啊！」

老戰士們，在數着自己的傷痕：那些是在舊社會留下的，那些是蔣匪美帝國主義的子彈打穿的，於是他們嚷着：「不要忘了我們的仇恨！更不要放跑一個敵人，再給人民留下後禍！」想到這些，有誰不憤怒呢？我們叫着我們要復仇！

人們就是這樣的，迎着過江的偉大的行動！

在直屬黨委代表講完了話後，漯河梁市長走上了台子，他說：「和大家一樣，我們漯河人民等急了，希望你們快過江，你們在前邊好好打仗，我們在後邊一定努力生產，支援前線，給你們運糧、作鞋、縫衣服、照顧家屬、修鐵路……希望我們兩方面來個競賽。」

最後大家舉着手、舉着槍、舉着旗幟，在微笑的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巨像前邊用力的宣誓着。

這時，夜已經來了，繁星照耀着，這如森林般的手臂，這如幾千條鋼鐵的手臂，它將創造新中國的一切，它將在新時代的歷史上，寫上我們的光輝的歷史，寫上我們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改寫於潢川城

爭取更光榮的旗幟

——記先遣二大隊南征誓師大會——

三月初旬，先遣二大隊所屬各單位，在駐地普遍舉行打過長江誓師大會，全軍上下士氣昂揚，駐地附近人民都自動趕來獻旗敬酒，歡送南進大軍。誓師舉行前，該部黨委會號召全軍展開『渡江殲敵立功運動』，爭取南進行軍的模範單位，努力工作，鍛鍊自己，提高自己，爭取在光榮偉大的渡江作戰中光榮入黨，某軍即有五百七十七人向黨呈送決心書，請求在渡江殲敵的偉大歷史行動中考驗自己，教育自己，爭取入黨，其中某部劉少先說：『我要把我的生命貢獻給黨，戰鬥中要堅決勇敢頑強，工作要埋頭苦幹，在最艱苦的環境下挺身而出，帶領羣衆，完成黨給予的任務。』一日某軍開會時，全體指戰員爭先走到台前表示態度，六日軍誓師大會上，某團一營戰鬥英雄柴燕青代表全營英雄模範宣誓『爭取突破江防中立頭功，全營同志參加江南的英模大會』，某團五連將過去所得的各種獎旗交給黨委會，說：『我們要繼承過去的光榮，在這次渡江作戰中，爭取更光榮的旗幟。』很多得不到機會在大會上說話的同志，紛紛把自己的決心寫出來。某師開會時，駐地民主村長懇切的對大家說：『請你們勇敢打過長江去，不要掛念家裏，你們的爹娘，就是我的爹娘，俺們一定把同志們家裏調理得好好的，你們前邊走，俺們在後方努力生產，支援前線。』羣衆爭着向英雄們敬酒，戰鬥英雄方正義接過來一杯又一杯，對老大爺們說：『喝了你們第一杯，我要拿堅決打過長江去的行動報答你們，第二杯要解放全中國，第三杯我要不怕犧牲，將革命進行到底。』他的話激動了每個同志，大家都舉手

高呼起『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響亮口號。

莊嚴的誓師大會

先遣三大隊於積極完成各項主要渡江準備後，三月一日，各師及軍直同時舉行莊嚴的建軍出征誓師大會。會場上，全副繳獲的美械武器，在初春的陽光下閃着驕傲的光。某團把表示態度的決心書貼在大旗上，招展在連、營、團行列之前，表現出無比的戰鬥決心。全體的指戰員興奮的注視着會場正中毛主席的彩色巨像，兩邊斗大字寫的對聯「爲人民早過長江早勝利，要立功多殺敵人多繳槍」，表現出了全體同志的希望。大會首由政治委員谷景生將軍宣讀升級第二野戰軍的整編命令，全場歡聲雷動。兵團郭天民副司令員親臨指示，他指出：我軍不斷升級是我軍力量不斷發展與敵人力量不斷削弱的表現，是敵我力量迅速變化的標誌，具有偉大歷史意義。號召全軍在毛主席勝利旗幟下，在打過長江澈底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歷史大進軍中，高度的發揚革命英雄主義，勇敢前進，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任務，爭取最光榮的渡江第一功。軍政治部余洪道主任代表軍黨委會提出五大號召：（一）行好軍，鞏固好部隊，保證全軍勝利渡江；（二）努力進一步正規化，加強紀律性，學好步砲工協同的大兵團作戰；（三）堅決做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正確執行城市政策、新區政策；（四）上下一致，官兵團結；（五）努力學習，並號召爭取渡江先鋒任務，打響建軍出征渡江作戰第一砲。樂聲中各師向軍呈獻「旗開得勝」、「建功江南」等錦旗，軍給各師的錦旗則寫着「百萬雄師大進軍，勢如破竹下江南」，顯示了全軍上下一致的英雄氣概。繼由谷政委領導宣誓。駐地民主政府代表勉勵全軍說：「你們打過長江去，地方黨和政府及人民努力生產來支援你們，保證做好優軍工作，並爭取作優軍的模範。」自由講話時，幹都戰士爭相上台表示態度，砲兵營張正華生動的介紹了江南風光，號召大家打到南京，打到廣州，解放江南同胞。通訊營戰士王來義代表全連表示態度：開展思想大互助，保證不想

家、不掉隊、不發生逃亡，保證人人打過長江。大會在通過致毛主席朱總司令、野司及兵團首長通電及留別中原人民通電後，勝利結束。

在暴風雨中挺進

國 鑫

三月十四日，清晨，我隨着一〇四師一團部隊出發。大軍浩蕩的行列，在中原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向南挺進。這歷史的壯舉，給人以說不出的興奮。三連機槍班桑光奇說：『淮海戰役我沒有參加，真慚愧。這次打過長江，全部殲滅國民黨匪軍，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任務中，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爭取參加賀功大會、照像、帶花。』劉廷中帶着挑戰的口氣說：『你能立功，我也能立功，咱們到江南點名看。』戰士們一面走一面吐露着自己的心胸。宣傳員在行列裏來回的找着，終於他湊到一個解放戰士跟前，他問道：『梁永久！你對這過江有啥感覺？』那戰士說：『我感到高興，要創國民黨的禍根，剿它的老販窩，全中國人民都解放了！同志，這就是革命勝利呀。』

天上佈滿了黑雲，雨開始降落，越來越大，如同潑水一般，戰士們的衣服、背包、麵袋，都被打濕透了。頭上的雨水順着脖子涼涼的沖到脊背，衣服緊裹住全身。平坦的大道，變成了泥濘的沼塘，有時滑的站不住腳，有時則陷的拔不出腿來。一個戰士正在泥裏拔他的鞋子，隊伍拉開了距離，前面的人便叫着：『喂，快點！記住自己的決心沒有？』那人說：『你放心吧！我記着！不光行軍硬，作戰也要硬，硬要硬到底。』

跌倒的越來越多起來，有的跌暈了，簡直站不住腳了，滾的混身泥污，笑聲也就隨着一起一伏，戰士們談諧地評定着跌跤的姿勢，喊着：『八十分！』『五十分！』

寒冷和泥濘，使得人臉色都蒼白起來，一連三排長張保寬高喊着『想想自己的決心吧！我們不能向困難低頭。』行列裏立即起了反映：『想想吧！江南人民現在正在大雨下受苦，挨門討飯呢！』團

副政委趙培憲同志，在最難走的路上給戰士們扛槍，幫助運輸員挑担子，那担子足有四十斤重。教導員王志英赤着腳替炊食員挑大鍋，一直走了十五里路，他曾經提出『比艱苦，比工作，比意志，比辛苦，比真假。』戰士們幹部們都熱烈的競賽着。王貴德同志，腿上滿生了疥瘡，咬着牙堅持行軍，在深泥中一滑一跌，但他從不掉隊。

雨傾盆的下着，但雨聲掩不住高亢的歌聲，在雨中，歌聲越發雄壯而嘹亮。大家都唱起『狂風暴雨北往南歸』的歌來。有的戰士編起快板來，『天上下雨地下流，打過長江捉禿頭（指特麼），行軍不怕下大雨，不過長江不甘休。』

冒雨穿過大別山

郭振文

三月二十日，部隊正穿過大別山，雨不停的下了一天，隊伍也不停的走了一天。

這一天，六十多里的路程，涉渡了大小十七道河。有兩條河水深截腰，衣服都濕透了。爲了及早趕到指定地點，部隊沒脫褲子，連綁腿也沒有解，連淌了兩次水，碎砂積滿了鞋襪，衣服上的水直往下流，衣服又冰又重，緊緊的黏在身上，同志們都凍得打顫，有的嘴唇都凍成黑紫了，但沒一個人發愁，更沒有一個人說怪話。『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光榮任務，鼓舞着大家，互相談笑和鼓動，使部隊更活躍起來。

『吃苦耐勞是看現在。』大家高呼着這句話，並都爲這句話所鼓舞着。帶病行軍的新同志鄧廣文在大家歡迎唱歌下，首先唱起來，接着大家都跟着他唱起來：『野戰軍轉戰四方……』一字一句都響亮而有力，大家把連綿的雨忘掉了。

天黑時到達了宿營地小張灣，沒柴沒草作不成飯，烤不成衣服，在二排長住的家裏，發現許多乾木料，但是誰都記着羣衆紀律，渾身的涼氣直冷到心窩，也沒有人動一動那乾木料。這時二排副了保

才說了一句，「我們要克服困難！」就往外走，馬士俊，郭安喜跟着他上山找柴去了。

夜太黑，雨還下着，部隊等了他們很久，一點柴草也沒找回來。誰也沒有叫苦，部隊便決定睡在地下，指導員到各班去了解情況，他走進二排六班，全班正在開班務會，熱烈的討論着要和李文孟模範班挑戰，條件是「不向困難低頭，再困難不破壞羣衆紀律，不說怪話」。他是班一排，各班也正在開會選舉硬骨頭，「誰好」「誰不好」吵吵鬧鬧的爭執不停。指導員很高興的回到連部去休息，同樣地上也沒有鋪一根草。

第二天出發前，指導員全向連講話，他說：「一夜沒鋪一根草，也沒苦掉我一根毛，戰勝困難就是勝利，解放全中國就有幸福的日子。」於是都說：「這那能算苦？」「這比堅持大別山的兄弟部隊還要幸福的多。」大家一邊談着，就又出發了。

砲兵通過大別山

田有

先遣一大隊砲兵部隊在通過大別山向長江邊挺進時，以空前的堅毅頑強精神安全的越過了一般認爲砲兵無法通過高達五千七百公尺的唐家山（黃梅縣境內）。當他們唱着歌安抵宿營地時，駐地的人民都驚奇的說：「你們怎麼能過得了這座山來呀？過去中央軍砲隊幾次都沒有過得來，還摔死了好多牲口！」但是被渡江殘敵的決心或舞着的砲兵，用他們的決心，勇敢和智慧，造成了新的奇蹟。他們謹慎而緊張地在峻峭的懸崖行走着，當遇到牲口不能通過的道路時，他們便把砲卸下來自己扛着走。可是山越上越陡，溝越來越深，有次一匹牲口通過兩邊是水的小徑時失足落進溝裏，一中隊三排正副排長和五個戰士便毫不猶疑的跳進深過胸口水溝裏把馬拉上來。爲了叫牲口喘氣休息，一連副連長成祥瑞扛着一百七十三斤重的砲身走了一里多路。八班馭手于泗流一人扛着一百九十七斤重的砲架也爬過了三里高的山。有次牲口摔得不能走了，營長賈文先便扛着五十多斤重的砲前架爬了五里

高的峯頂，在他的影響下，幹部戰士都是爭先恐後的擔着扛砲。一連副連長那永富傷口未好，而且身上還長了瘡，但也同樣扭着砲彈。六班李福且獨自扛着他身走了一里多地，別人讓他休息，他說：「只要牲口捧不壞，自己吃些苦是不算什麼的。」有時一門砲通不過去了，其他班排連都爭先來幫助，就這樣，他們通過了過去一般砲兵所不能通過的唐家山。

「談心解圪塔運動」

馮牧

先遣一大隊在向長江挺進長途行軍中，許多單位有計劃的展開了思想互助運動，使部隊在長途行軍中不僅保證了鞏固而活躍，並且有效的改造了連隊中的少數落後份子。某團於行軍開始即展開了「談心解圪塔運動」，對連隊中的一些認識落後的同志進行有計劃的思想互助。「談心」成了熱潮，每個幹部和積極份子都抓緊一切空隙和落後份子進行談話，給他們「解思想圪塔」。戰士石學林說：「我本來是不願過江，可是一路上這個談，那個說，使我的思想慢慢想開了，開小差的心思也打消了」。除談心外，部隊中還普遍進行了一行軍思想漫談會，每天由支部佈置，根據每時每地具體情況提出問題進行漫談；如十六日行軍下雨，一連二排就提出「爲什麼下雨還要行軍？」等問題進行討論，加強了戰士們對克服困難，渡江殲敵的認識，由於成功地運用各種方式進行思想教育，該團在十三天行軍中無一逃亡，且情緒始終飽滿如一，落後份子也逐漸被改造。某團七連在出發時全連有落後份子十八人，由於進行了深入的思想互助，七天中即有十二個同志在全體同志諄諄談話下變爲積極份子，堅定了渡江殲敵的決心。除「談心」和「漫談會」外，有些單位還創造了許多思想互助與教育的方法。如某師用三個積極份子負責改造一個落後份子，一個積極份子負責鞏固一個落後份子等辦法，收效卓著，使部隊日益鞏固，情緒不斷欣欣向上。

活躍在進軍道上的文娛工作

國

先遣一大隊在向江南進軍中，文化娛樂及宣傳鼓動工作極為活躍。行軍中，除過去流行各部之行軍傳單、宣傳鼓動棚、流動優勝旗等外，各部均創造了許多種新穎生動富有教育意義的文化娛樂及表揚鼓動方法，新的行軍遊戲也層出不窮，且均和當前政治任務密切聯系，如某團一連即創造有「捉戰犯」、「智力測驗」等八九種新行軍遊戲，不但減少行軍疲勞，且生動的進行了教育，深為戰士們歡迎，在許多種文娛及鼓動活動中，作用最大及最受歡迎者為某師某團一營首先推行之「行軍廣場劇」，此種廣場劇由該營幹部及宣傳員領導進行，於每天宿營彙報時搜集材料，當夜編好情節，分配好演員（演員包括了營連排幹部及戰士），第二天行軍開始即在以宣傳員為首的文娛委員會領導下分別排演，一面走，一面排，待大休息或將宿營時，即開始演出，在行軍中，他們會先後演出了「無上光榮」（反映行軍入黨者）、「陳任民轉變」、「光明路」、「兩種路」（反映落後份子轉變及批評動搖止步思想者）短劇等，演出後並立即根據劇中事實，進行討論，因為均係真人實事，所以對部隊鼓舞教育作用極大，即行軍廣場劇外，在各部普通流行之表揚鼓舞方法尚有「光榮花」、「光明燈」、「插紅旗」等（每天給模範個人及單位插紅旗，掛花，宿營時給當天行軍模範單位掛燈以示光榮）。在某師五團，更創造了「行軍廣播台」、「行軍俱樂部」等表揚方法，在連隊中組織了有專人領導的「廣播組」及「俱樂部」，負責隨時將連隊中模範事蹟或該批評事例進行傳播，並領導全連進行娛樂及宣傳羣衆活動，收效已極大。

解放浠水城

尙文
謝光澤

爲了掃除長江北岸的障礙，我南下大軍鋒芒指向浠水城敵人，八日上午十一時，前鋒抵達浠水城西五里的下巴河，擔任主攻部隊的是警二旅四團。營長趙林枝同志親自視察了地形，計劃了攻擊的佈署。

部隊開始運動了，驀地從左翼山頭飛來了子彈，老英雄李俊傑副營長，立即帶領着突擊隊撲上去，戰鬥便開始了。三大隊王和平的突擊班，從正面衝擊，在敵人兩側交插的機槍火網中，衝至公路上奪下了生生橋據點。一大隊沿右翼山崗向城裏迂迴包圍。重機槍手們，砲兵們也跟隨着衝鋒部隊，在我強大的火力，和衝鋒的威逼之下。短短三十分鐘，我衝鋒部隊便奪下城門而進。追擊的槍聲很快的便在浠水城南門外響起了。浠水城宣告解放。這一座剛解放的城市，是那樣的熱烈的迎接着解放軍。戰鬥的槍聲還在浠水南岸響着，各家的大門都開了，從千門萬戶之中湧出各種服色的人羣，商店的雇工、店員、學生、市民，湧塞了街道，愉快的鞭炮聲在街道上，在衝衝裏響着，烟氣和火花如同濃霧一樣，籠着數不清的欣慰的臉色；擔任突擊任務的勇士們顧不得回羣衆致意，祇向他們揮着手，向着槍聲跑去。一個雇工從老遠的担來一担開水，他說：『前年咱們隊伍來時！後來又走了，這二年我一直想着。』

給大別山人民報血海深仇

馮牧

當我們的南征大軍穿在大別山的密林叢嶺中時，每個人的心裏都充滿了一種混雜着歡欣和悲憤的情緒，看到那些鬚髮雪白的老年人在村口抱住了我們隊伍中的頭一名戰士，用顫抖的含淚的聲音說

：『你們！可把你們盼回來了！大別山當真『天光』（大別山土語，即黑暗已去，光明來了之意）了呀！』這時每個人心裏的歡欣之情是無法表達的。但當我們看到那一片片被燒成廢墟般的房屋，看到那人烟稀少的山村，看到那只殘剩下白髮老人和小孩子的歡迎的人羣，一種仇恨的情緒就沉重地壓上了每個人的心。

國民黨反動派所加給大別山人民的災難是太深了，這筆浩大的血債遲早是要它來償還的。我們從新集走到麻城，在漫長的一百多里路中，沒有看到那一個村鎮不是被燒燬過的，沒有那一個村鎮不是被殘殺得只剩下老幼婦孺的。十幾年來，國民黨反動派曾在這裏進行了四次大摧殘（一九三三，一九三五，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大批逮捕屠殺青年，進行所謂『併村集舍』，凡是有所謂『紅軍親屬』嫌疑的青壯年，幾乎無一倖免，有些村莊大部是家屬和參加過革命的，就被燒得連痕跡也不留。在新集（經扶），被以『家屬』和『紅軍嫌疑』殘殺的前後達三千多人，其中有一家姓劉的老太太，因為兒子當了紅軍，一家八口人被殺了六口，把她留下沒有殺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她已經殘廢了。

每一個倖存者都有着他的血淚史，每一個殘留的村莊都有着它的辛酸遭遇。三月二十五日，我們經過麻城北一個叫大河舖的集鎮，這裏是某師徐其孝師長的家鄉。他歡喜而激動地回家去看他離別了二十年的父母兄弟，但當他走進村就發現一切都變了：原來熱鬧的市鎮現在只剩下幾家人，他自己家裏的房子已經成了廢墟，父親，哥哥，兄弟都被殺了，祇有母親倖留下來，她年老，眼瞎，行乞為生，一找到徐師長就抱住他痛哭失聲的說：『其孝，我們家裏可被國民黨殺絕後了呀！』國民黨反動派就是這樣對待我們生長在大別山的衆多的革命戰士們家屬的。

第二天，我們行經一個叫小石灣的小山莊。意外的看見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太太坐在路邊，扯住每一個過路的戰士說：『同志，跟我說你們還走不走？可莫哄我，我是可憐人呀！』我們好奇的詢問了她的身世，聽了她的故事，沒有人不為之心酸的。她姓高，她有三個兒子，兩個參加了紅軍，第三個三年以前也參加了新四軍；新四軍圍剿時他因掉隊被鄉保隊捉住了，匪徒們就當着他母親的面用木釘

把他釘死在地上，還槍斃了她一個企圖參軍的姪子，從此，她就成了瘋子，眼睛也瞎了。

多年以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別山瘋狂進行的姦淫擄掠，使這裏大部地方的人家不敢養雞養豬，使女人們常年不敢穿乾淨衣服甚至不敢洗臉，我們隨軍掃蕩麻城殘敵時，路經麻城西面一個叫作張灣的小村，僅在這個只有十二家人的小村裏，今年就有十六名婦女被國民黨匪軍強姦。

目視大別山所遭受的痛苦摧殘，聽到大別山人民的血淚控訴，想要冷靜地行進是不可能的。復仇的火焰燃燒在戰士們的胸中。『爲大別山人民報血海深仇』口號響徹全軍。是的，我們一定要報仇！當着千萬座被焚燬的村莊，當着千萬個刀下餘生的老幼孤寡，我們宣誓要堅決打過長江去，消滅一切劊子手，討回大別山的血債！

給紅軍媽媽報仇

蘇策
澤忠

打前站的到了麻城縣李家河，向全村人民報告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十年前當紅軍的李成芳今天要回來了。

大清早村口就擠滿了人。他們等着，仰望着遠遠的綿延不絕的部隊，走到行進着的人馬跟前，向行列裏辨認着每一副紅黑的面孔。長滿了鬍子的「老革命」，喜悅的眼睛裏都含滿眼淚了。

李成芳軍長參加紅軍的時候才十六歲，還是個又瘦又小的孩子，只因爲受不了國民黨的罪，就當紅軍鬧革命直到如今。當他遠看到家鄉的樹，家鄉的屋頂時，不禁興奮起來了。見到自己家人該會怎樣呢？在何強大敵人面前他也沒有這樣緊張過。當他猛見村口站滿了人，他的眼睛濕潤了。他一直走進人羣中，高興的打着招呼，仔細的看着每個人的面孔，心頭却慢慢的收縮起來，一個也認不得了！好半天，他才看見一個老頭子走上前來，顫聲的說：「你就是成芳嗎？」這是他的叔叔李清義。

李軍長被一大羣人擁着進了房裏去。小孩們圍在身邊笑着，跳着，跟在這位陌生的「紅軍叔叔」

後面鬧着。老年人和青年感慨起來：孩子長大了，帶着隊伍回來了，最後的勝利馬上就要來到了。

李清義湊到軍長身旁悲憤的說：「你們走了之後，白黨（指國民黨）把大別山壓死了。民國二十一年三月間困死了你爹，七月間困死了你娘；全村十六家就被困死了五十四個人呀！第二年你妹妹也失落了，餓的誰也顧不上誰了。你家的房子也叫白軍給拆了。……」

老頭子們領着他走到一片瓦礫場上指點着說：「還說得嗎？這地方從前是你家的堂房，這是你吃飯的灶房。」當他指着長滿荒草的一角時，手指禁不住顫抖起來：「你小時候就睡在那裏啊！」

李軍長忙着跑去看一位同志的母親，他的兒子和李軍長一起參加革命，但早已犧牲了。屋裏冷落的可怕，什麼東西都被國民黨匪幫糟蹋完了，破爛不堪的四壁被烟薰的漆黑，掛着一條條雨水沖注的水印，爐灶像是多年不生火了，滿地灰塵，滿屋蛛網。

突然草堆裏站起來一個瞎了眼睛的白髮老婆婆，叫化子一樣的襤褸，她用力呼喊着他的小名，李軍長立刻跑向前去，她便拉着他的雙手，然後又把他緊緊抱在懷裏，她的眼淚像泉水一樣滾流到軍長的衣襟上。在二十年血戰裏錘煉成一鋼鐵人似的人民戰士，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了。窒息的破房裏半天才迸出老婆婆的一句話：

「都叫白黨殺光了，成芳，快帶隊伍打過江去，給我報仇呀！」

水上練兵

呂梁

先遣三大隊挺進到長江邊後，加緊渡口準備，在廣闊的湖泊中展開了熱烈的水上大練兵。黃河部首先組織幹部戰士到江邊實地觀察，打破了看到湖泊水寬而產生的恐懼，並大大提高了信心。又經過深入動員開會討論，全體部隊首先練習划船兩天，從暈船怕顛簸，到行動自如，不暈船，不迷方向。然後進行實際演習，進一步消除顧慮。以大船小船同時出發，實驗那種船速度快，目標小，靠岸近，

行動靈便，打通了不願使用小船的思想。又在夜間進行攻防演習，攻擊部隊從五里外靜悄悄的出發，直到突然靠岸，演習防禦的同志才發覺，已經措手不及。戰士們從工事裏跳出來拍手叫道：『我們才聽見響聲，你們已經撲到跟前，過江也不過如此。』於是，他們編成快板說：『小船身子小，輕便又靈巧，速度快，目標小，突擊上了岸，敵人尙不知道。』戰士們紛紛提出要求坐頭船立頭功。在演習中，共產黨員和幹部親自帶頭，日夜進行演習，長江部全師戰鬥模範連連長周九景，演習中乘船距岸還有四十五米，他不顧水冷，首先跳下三尺多深的水，戰士們接着也爭先跳進水去，完成了登岸強佔橋頭陣地的演習，珠江部六連一排演習時，渡船擱淺，戰士馮元且，皮國英爲了保持隊形按時到岸，不脫鞋襪，跳下水去，推了四次船。十連四班每次都是首先到岸，有一次離岸二十多丈遠，眼看要落後了，全班同志在排長帶領下，跳下水去，衝入新設陣地，又當了先鋒。在研究中總結了搶渡三快：第一要求上船快，先後次序不亂來。第二水上運動快，學會搖櫓把船開，要問三快是甚麼？下船迅速第三快，此外爲了完成任務，各部又發動學當水手自己划船，虛心請求船工當老師，自己互相進行研究，實行帶徒弟辦法，戰士教育戰士。爲研究水性方向，連飯不顧吃，深夜還在學習划船。三連召集水手，經常進行研究，從只有兩個會划，很快進步到數人會划船。長江部一營一天中二十人學會划船。周海清教會了三個人划船，自己練得比船工還划得快。福州部提出學會水上三大技術，就是掛帆、掌舵、辨別風向。同時各部又熱烈展開水上演習，根據實際地形，砂礫，研究江防戰法，練習船上射擊和戰鬥動作。並研究了對兵艦的辦法，其他人員也積極演習自己的任務，衛生員演習水上搶救彩號，三分鐘把彩號從離船一百米遠處，搬運到船上，安置開船。電話員演習水上架線，通訊員也演習如何做好水上通訊連絡。

突
破
長
江
天
險

渡江英雄張國正

曹展方

參加解放軍已經一年多，爲什麼還沒有參加共產黨呢？「珠江模範第三連戰士張國正，爲了這個會流過淚，曾不只一次的訂立功計劃，寫了血書表示決心。當第三連接受渡江突擊隊光榮的任務後，他高興得睡不着，興奮的說：「立功的時候到了，入黨的機會到了。」在一星期緊張的水上練兵中，他認真溫習了三年前在穎河當船夫的熟練技術，並且帶出了兩個徒弟。他很有把握的說：「只要有我，保證把船開到江南岸。」

二十一日，過江的偉大日子到來了。他緊張的作好了一切準備工作，頭上戴上作識別記號的草圈，把被子撕了綑炸藥包，在突擊隊員題名錄上，他寫下了英雄的壯語——「完成黨給予的一切任務，打過長江去」。下午七時，突擊隊靜肅的登船，張國正拄着篙看着跨上船來的同志們，充滿信心地說：「請放心吧！有我張國正，二排這隻船掉不了隊，走不錯方向，保證第一個靠到江南岸，就是負了傷也要完成任務，光說不算，江南檢查。」船離開了岸，順着湖水駛入長江。除了江水輕輕撞着船隻，沒有任何響聲，這是大雨前昏黑的夜裏。

從敵人的陣地上突然升起一個照明彈，機槍和步槍隨着直向我們的船打來，張國正用步槍回擊敵人，掌舵的船工鑽到艙下去了，船便由快而慢起來，最後竟停止前進，順水向下流去，落到其他船隻的後邊，幾乎打起圈來。突擊隊員們焦急着自己落後了，把船開快，趕到前邊。突擊隊任務完不成了。這時指導員周福祺同志大聲說：「同志們！拿出真本領來，把船開快，趕到前邊，」張國正第一個放下櫓搬起舵來，他一手撐舵，一手撐篷，一邊向船夫解釋動員：「我們這多人就靠你們送去啊？將來立功掛匾，是你們終身的光榮！」立即七八個突擊隊的同志們都站起來，有的搖櫓，有的用鐵鉞潑水，只兩分鐘，突擊船又趕上了飛速前進的隊伍，感動得船工們也站起接過了舵，張國正又跑在船頭

搖起櫓來。

槍聲越響越急，船也越來越接近對岸，突擊隊員們的心情也在緊張，興奮的注視南岸，數十門大砲向敵人轟擊，冒起一排排巨大的火花。被打中的地堡，向外噴出火舌，每個人都緊張的想像着幾分鐘後激烈的戰鬥，把紅旗插到敵人的陣地上。水手們咬着牙，忘了兩臂的酸痛，盡全力加速度的划着船，高興若狂的互相鼓勵着：「快啦！加油吧！」船戶王金先也興奮的說：「放心！一定把你們送過長江去！」

「還有一百多米達了，」全船都興奮的叫起來。但是五十二歲的勇敢的船夫王金先在這時腿傷了，大家的心情由愉快變成了緊張。敵人的火力越來越激烈，前面四個地堡和紅土堆的兩個地堡，八挺輕重機槍構成了火網，稠密的子彈穿透了風蓬，槍桿和船艙。震耳的子彈和砲彈聲響成一團，輕機槍的子彈像在頭上開了花似的亂叫，天空下起暴雨來，飛爆的火烟，急濺的雨點，噴射到突擊隊勇士們的臉上和身上，衣服全濕了，但是大家並沒有恐懼，張國正迅速的從船上放下櫓，又接過舵來，把船舵堅決的撥向南岸，把蓬飲飽江風，他把舵撐正後，就背着舵繼續用步槍向敵射擊，他一面打槍一面凝視着地砲，向大家說：「還有五十米達了，真英雄看這時候……」胆怯的敵人，看見我突擊船飛快的逼近，嚇的渾身發抖，使用出最後的辦法來：用火焰噴射器把江岸和江面燃起一堆堆熾火，妄想阻止我們前進，但是突擊船在張國正鋼鐵的掌握下卻更快更猛，漸漸，只剩下卅米達，二十米達……

「張國正你的任務完成啦！」突擊隊員們高興起來，握緊了衝鋒槍和炸藥包，一躍跳上長江南岸向敵人衝去，就在這時，一顆子彈打中了張國正，我們的功臣就這樣在完成任務後，光榮的倒在舵旁。

勝利的紅旗驕傲的插在江南的山崗上飛舞飄揚，模範三連完成了黨和人民所給予的歷史任務。但是全連同志都在惋惜這位傑出的英雄沒和大家一塊登陸，一塊打下第一個碉堡，一塊把黨給予的「打過長江的任務」的紅旗插在香山頂上。然而，每一個同志都牢牢的記着他在出發前渡江水手會上，和突擊長江突擊隊員光榮的題名錄上寫的誓言：「我要完成黨交給我的切任務，我只有一个要求，完

成任務犧牲後在支部大會上批准我入黨，在全連軍人大會宣佈我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

一個晴朗的天氣，在勝利的江南的土地上，三連召開了莊嚴的支部大會，模範政治指導員周福祺宣佈：「二十二歲的張國正同志們突破長江歷史意義的偉大戰門中記特等功，追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會場前面，一面鮮紅的大旗在陽光下閃耀着，這就是模範第三連插到突破的江防陣地上的，上面寫着五個耀目的五個大字：『打過長江去！』

興奮愉快的日子

崔敬修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停泊在馬當的三艘失魂無依的軍艦疾促的向九江逃去，江北岸我們砲兵射手們，很遠的就瞄準了它們「預備！放！」射手們一齊揮起了他們褐色的臂膀緊接着是轟隆隆的爆炸聲，江中掀起了無數浪花，敵人的軍艦在搖晃着，『打的好！再來幾砲！……』在江堤陣地上，伸着脖子觀望的戰士們，在向砲兵們歡呼着。

上午一時×團五連九班，駕着一葉小舟，向江對岸駛去，他們查清了敵人逃跑情況回返時，便有十餘隻當地羣衆的木船，緊跟了來，當這些船隻靠近北岸時，岸上便響起了一片歡呼聲，鼓掌聲，船民們也急忙的一隻手搖槳一隻手揮動着他的帽子，高興的喊着『我們早就盼你們解放軍來啦』『同志們上船哪！我們送你們過去，』他們靠岸了，宣傳隊同志們，給他們遞烟倒酒，船民們如見了自己親人們一樣把他們內心的話，都盡情的流露出來。

部隊坐船了，幾十隻船上揚起了白帆，在微風中，平穩的向對岸駛去，在江北岸的戰士們，聚集在江堤向江中遙望着，船到江心時，忽然起了一陣響亮的歌聲，這歌聲像一付興奮劑使幾十隻船上都唱起了，戰士們最喜歡唱的『打過長江去』的歌子，接着江北岸的戰士們也唱起來了，與江心船上的歌聲匯成一流。

『爲了中華民族的幸福。

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我們一定要打過長江……』

歌聲笑聲，多麼使人興奮的日子啊！張家屯的老鄉們也像集會一樣站滿了江堤，望着戰士們健壯的行列，他們興奮極了。一位老太太向着江南面跪了下來，她用啞嗓子祝禱着：『解放軍一過江我們就算活出來了！』戰士們走過去拉起了老太太，老鄉們包圍了我們的戰士，在高呼着：『我們老百姓天光了！你們解放軍太辛苦了！』

將近黃昏從彭澤又開來十餘隻大船，船夫自動請求給我們輸送，水手們赤着背流着汗，來回的撐渡着，部隊的水手們更爲賣力，梁榮他是一位鄱陽湖中熟練的水手，他滿身裝紮的那樣慍悍。他駕着一隻小船，已經往返了十四次，每一次靠岸時他總是那樣興奮熱情的向岸上的人們歡呼着：『上船過長江去呀！』

入夜沿江而下，滿江燈火，照射江中如萬道火炬，船隻來往穿梭，搖槳聲，撥水聲，咳喝聲，響遍了大江中。在江中不知誰拉起了胡琴，唱起京劇，緊接着宣傳隊打起了鑼鼓。人們忘却了四十多天來的長途行軍作戰的疲勞。

越過敵入交通壕，不知誰在夜幕中，晃了一下手電，接着在一株大樹上，發現了一條標語，上面寫着：『歡迎爲人民謀幸福的解放軍』！這是人民的聲音。前進的行列很快的開到了，先頭部隊到彭澤城，市民們燃起了鞭炮歡迎，一見面第一句話，就是『這可盼你們來了！』往馬路口的路上雖然在夜裏，但沿村老鄉們已準備好了嚮導，燒開了水，家家燈火不息，準備解放軍到來，在沿村的街道上都掛起燈球，在閃爍的燈光下，有着許多男女老鄉面孔，他們吃力的在注視着在前進中的行列，一直到它在村盡頭消失的時候。

飛渡長江的紅旗部隊

方德

「這紅旗是毛主席的號召，也是一個堅決的命令，要我們今晚插上到江南去！」指導員很嚴肅地在勇士們和船工們面前宣佈。他又用手指着紅色的請求書繼續說：「這個任務是我們用幾封請求書請來的，上級關心我們，相信我們，這是我們的光榮……」

勇士們一面高興地吃着師裏送來的光榮餅乾；一面在議論着：「打過長江去，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這一回呀！我們一定要在這一回爭取「長江連」的新番號」。

四班長高玉生說：「我們的戰鬥英雄馬紹孔去北平參加全國青年代表大會，他還不知道今天有這桿旗，今晚上還麼多的部隊參加突擊，要不是我們班裏把它插到江南，那就對不住他呀！」

決定作預備的同志們很不服氣，他們在嚷着：「水上運動就不像陸地，誰動作快誰就是突擊隊！今晚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看誰先把這桿紅旗插到江南！」

特等水手張國正極度興奮地說：「我爭取入黨的機會到了。船到江心我一概負責把大家撐到對岸，保證打得下，守得住，把紅旗插在突破口。」

王玉瑕面對着紅旗宣誓：「解放江南是解放我的老家，我爬也要爬過去！」

船工們在指劃着：「到今晚送上送你們過江，看到你們到了那個黑黑的高山頂我就高興了。有另一個說：「打過長江，你們光榮我也光榮，萬一我負了傷，我躺在船上也要把大家送過江去！」

紅旗在陣地裏迎風招展，它召喚着祖國英勇的孩子們爭取「永遠的光榮！」

x

x

六點鐘，千萬發砲彈飛向敵人的陣地，香山頂火花迸裂。當第二發砲彈打斷香山燈塔高桿的時候，這已告訴敵人江防將要遭到什麼命運，同時，也鼓舞了勇士們前進，於是橫陳江面的千百隻大小船

，一齊駛向江南。

敵人不斷地放射照明彈，十里江面照得通紅，機槍、砲、猛烈的叫着。張了帆的大船，蓬索被打斷了，破布片漂落江心，有一個突擊連的三隻大船迷了方向，在江心裏打轉。

「同志們！不要忘了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水手同志們，這是立功的時候了，那裏槍擱，我們就開向那裏，英雄們！直起腰來，堅決把船擄到對岸去！」人們很熟悉：這是模範指導員周福祺的聲音。

船工、水手、戰士、大家一條心，都一齊站起來、掌舵、拿槳、揮圓鋏、喊着划着。二排的船開到了突擊隊前面的時候，三個船工全帶彩了，張國正搶上去一隻手掌舵，另一隻手給船工包紮彩口，還不斷的安慰他：「你爲窮人流了血，爲人民立了功，你很光榮！」船工表示：「我下了決心，把你們送到江南，我們是生死在一起的親弟兄！」說着又爬上去將舵搶過手來。

張國正拿起衝鋒槍站在船頭說：「我掩護你們，快划！爭取突擊隊！」

「張國正是我們的英雄！」船上的同志們歡呼，左右的船上也在歡呼，指導員一張槍渡長江的光榮證交給他，他笑着接過來塞進衣袋裏，他笑着倒在舵傍。船，仍然奔向敵人地堡前面。

敵人狂妄地想把我們消滅在陣地前面三十米遠的水裏，火燄噴射器的火舌舐着船頭，火花濺落在水面，炸彈也不斷飛落在船左右，跟在團指揮船後面的通訊聯絡船炸破了，最後一個勇士跳上指揮船的時候，這隻小船就沉沒在江濤裏。

「把紅旗拿過來！」四班長高玉生把機槍掛在頸子上說着，就撲向地堡去了，在幾秒鐘以前還是那樣兇惡的敵人重機槍射手却像綿羊一樣當了俘虜，火燄噴射器也靜靜地躺在那裏。

「同志們準備好，下！」一班長王繼德說着把衝鋒槍端在手裏撲進大江，繞到敵人地堡後面，投了一顆巨型手榴彈，接着把槍頭伸進地堡掃射，敵人像死豬一樣躺在地堡裏，交通壕裏的敵入沒命地奔向山頭，勇士們就尾追到山頭。

聯絡號音在香山頂響起，槍聲砲聲漸漸沉寂了。

天亮了，紅日在絮雲後邊出現，紅色的光芒射映着滔滔江水，千百隻大小帆船正趕運後續部隊，大江北岸的人民站在堤壩上翹望山頂飄揚的紅旗，對向南開進中的勇士們歡呼祝賀：『你們勝利了！』

攻佔江心陣地八保洲

寒風·柱國

四月二十日晚上。

幾十隻戰船在長江北岸一字排開，對面江的中心是彭澤縣屬的八保洲，這是敵人的江心陣地，也是我們的渡江跳板。

突擊部隊一〇九團一營靜悄悄的坐在船上，機槍射手們緊握着船頭沙袋上的槍把，水手們掌着舵，挺立在船尾……

一時四十分，指揮船上的白草帽幌動了，『開船！』幾十枚篙向岸邊用力一點，船隻像利箭離弦，數不清的梭形黑影齊向八保洲敵陣奔去，槳、舵撥動着滾滾的江水，發出沙沙的聲響。

担任突擊連的二、三兩連，剛到江心，敵人發覺了，但敵人的機槍一開始，我們掩護渡江船的輕重火力，便像潑水似的向敵人陣地上傾瀉起來，船頭上，幾十條火蛇也在向江頭交叉射去。

子彈的呼哨，激盪着奔流的江水，水手們到處在喊：『加油啊！靠岸了，加油！』槳撥的更快了，這時三連九班的槳斷了，戰士們用鐵鍬撥起水來，八號船上的水手張自有則一手掌舵，一手搬槳，他們緊緊的記住了上級的號召；『快靠岸！』

在這一千多公尺的江面上，僅僅十分鐘的功夫，兩顆紅信號彈便在南岸上升起了，這是突擊隊靠岸的信號，水手們很快的放下槳，拉起鐵錨就向岸上跑去，三連戰士孫清元在拉錨時腰間負了重傷，

但他仍然緊握着鐵鍊。紅信號彈還沒有落，幾十路勁健的突擊班，就像利箭一樣的射向自己的目標。三連戰鬥英雄傅樓金率領一排的戰士通過敵人的重機槍陣地，直向西北的敵人心腹插去，九班長曹福琴撲到重機槍跟前，用手榴彈塞進敵人的工事，右翼二連六班長王有順槍上敵人重機槍陣地，奪住了敵人的重機槍筒，三班戰士謝連伸在登山岸時，肚子上就掛了彩，但他仍咬着牙跟隨着突擊……。

英雄們就是這樣不顧一切的向敵人中間插，向着敵人頑抗的地方猛撲，半點鐘後，復往洲完全佔領，二連已插向右翼的水律成洲，三連又越過一條江汊前進到沙把洲了。

八保洲上燃起了無數的火堆。號聲、哨聲在到處響，南岸上掛起了表示『佔領灘頭陣地』的紅燈籠，當半圓的月亮剛露出山頂，水手們便又把第二次突擊部隊送到復往洲右面的莊興洲上了。敵人迅速崩潰，二營很快的就推進到鱗字號洲上。

第二天上午九時，這一塊會爲敵人堅固設防的『江心陣地』長三十里寬十五里，有兩萬多人民的八保洲宣告了永久的解放。

紅旗插在香山上

呂梁

在馬當以東突破長江的我人民解放軍某軍，於行動前黨委特製『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兩面大紅旗，由秦軍長、谷政委親自在突擊部隊渡江作戰動員大會上，授予該部的老紅軍軍團——原太行區著名的老二團和另一個突擊團。秦、谷首長並勉勵全體指戰員：不顧疲勞，奮勇前進，再接再勵，功上加功，堅決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殲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反動軍隊，完成突破長江的光榮任務。首長的講話和兩面紅旗，給予突擊部隊以無限的振奮，接着，突擊隊提出了『堅決把紅旗插在香山上！插到黃山上去！』的口號。

二十一日午後，只經過四十分鐘，英勇的突擊部隊，即完成整個登陸任務。首先登岸是出席全國

青代會的特等青年戰鬥英雄馬紹孔所在的著名的模範第三連，於六時十分將紅旗插在燈塔以東的敵堡，按預定計劃控制了香山、黃山、和沿江十多公里的灘頭陣地。當太陽剛露頭時，江北岸繼續開進的部隊，就清楚的看見插在香山上迎風招展的紅旗，發出了陣陣的歡呼。我強大的野戰軍向着紅旗源源渡過江南去。

用身子做鐵錨

高樹基

二十一日，一三〇團七連一排長王世英，聽到夜晚就要渡江的消息後，兩手緊按着紅腫的半個臉，着急得在床上只打滾：『不行！我能走能跑就能衝鋒！指導員不能不讓我帶突擊班：我是個共產黨員，能戰勝一切困難呀！』

王世英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安不下心來，他用襖袖擦了擦頭上的虛汗，跳下床來，想試一試能走不能走，能跑不能跑。但是他已經臥床三天多，飯沒進口，沒有一袋烟的工夫就倒在床上，頭昏眼黑的像駕了霧。他不甘心，終於硬着頭皮走到街裏，當他看到他那準備突擊的二班時，高興得好似沒了病。大家勸他跟二梯隊，他挺起了胸膛，兩隻手再不去按他那紅腫的臉了。他說：『這點病怕啥！能走能跑就能衝鋒，只要和大家配合組織好，一定能够完成任務』。說着說着便搶着上了船。

船頭上擺好兩挺機槍，他站在中間，一面指揮掩護船隻前進，一面喊口號鼓勵大家，當船離岸十多米時，碰上沙石，不能前進了。對岸燈塔右翼三個地堡三挺機槍構成交叉火力，對着船頭瘋狂掃射，幾個同志負了傷，這却半分鐘也不應該停留了！王世英英勇機智的用繩子捆住自己的腰，跳進江中，『排長你不會水呀！跳進去不行！』同志們都關心的喊叫着。

『我要把船靠岸，我用我的身子做鐵錨，船靠罷了，大家快下！』帶病突擊的英雄王世英肯定的回答大家。他從水中猛撲過去，把船帶到江邊，船身拉着他的肚子，他在水上漂了幾漂，沒有把他沖

走，他爬上岸雙手緊抱着一塊石頭，船不動了，突擊一組很快下了船，把正面一個地堡的敵人消滅了。他又架起跳板，二組、三組……陸續上岸，他帶着大家衝上去，左右兩個地堡的敵人很快就垮了。

戰鬥結束，大家動手做飯吃，指導員叫他另外做些飯，他堅決拒絕了說：「大家太疲勞了，我過意不去！」大家聽了都說：「俺排長已經是四天沒吃飯了，臉腫、重感冒、腿上生着瘡，還把任務完成的很好，才真是一個硬骨哩！該記功！」

「哈哈！我總算參加渡江突擊隊！」王世英笑了笑。

連長周久京

孫龍潭

「一切爲了勝利和突破江防！」這個思想使閩江部戰鬥模範第三連模範連長周久京同志片刻不停地忙碌着。他的一隻胳膊生了一個瘡，用綳帶吊着，他用能活動的另一隻手揮着小紅旗，領導全連同志進行熱烈的水上練兵。他親自到江邊細心觀察對岸的情況，每天在船上跑來跑去的檢查船隻。出動的前一天，他連飯也沒顧吃上，領導着全體水手，在五個鐘頭內緊張地把全連八隻船的工事作好了。他不但親自動了手，而且用了腦子，一般的工事都作在船頭上，但他却告訴水手們：重要的是船傍兩側，用厚泥糊好，子彈不易打穿。

二十一日，師的大紅旗，隆重地授給了他們連上。戰鬥模範第三連接受了把紅旗插到長江南的光榮任務，營部通訊員傳來了上船的命令，周久京同志把排長叫到跟前，再一次向大家說：「我們的任務弄清了沒有？今天的任務是能進一丈，不退一寸！」部隊上船了，他站在船頭上，又囑咐大家說：「現在我們上船啦，要記住我們要堅決打過長江去，可不能丟人呀！再緊張、再殘酷，堅決給他突過去！」船開動了，天上的烏雲布滿了江面，我們的突擊船像箭似的進入了江中，驚惶的敵人打過兩梭機槍，我們的砲火開始了猛烈的發射，敵人的機槍像哭喪似的嚎叫着。周久京同志站在二連的船尾高

慮，手裏捏着聯絡燈，高聲喊着：「三連的同志們，向這裏靠近啊！」戰士和船工都隨着喊叫：「同志快划呀！連長都不怕，咱們更不怕！」船的速度加快了，江南岸的一線黑影越來越近了，這時由船尾傳來了一槍、炸彈準備好！」堅決的聲音，這是周連長的命令。

敵人的照明彈突然飛上了天空，讓突擊船雪亮地看清登陸道路，這時周連長不管敵人機槍如何掃射，挺起身來喊道：「同志們到啦，到啦！」船靠岸了，敵人的兩挺機槍，發瘋似的向我們射擊，周久京同志喊了一聲：「王天才你給我掃他兩梭子，」王天才同志的機槍剛一打，周久京同志舉着三顆炸彈就跳上岸去，「轟」……敵人的機槍再也不叫喊了，突擊隊都湧上了江岸，勝利登陸的三顆信號彈，由周連長的手裏升上了天空。

六連完成了突破任務

鄭大藩

珠江六連接受了協同友鄰突破江防的任務，連長樂金銀同志，在支部會上興奮的宣佈決心說：「堅決打過長江去，不給老二團丟人。」在水上練兵中，他們除了加緊對船工教育外，還做到了三快一密（上船快、下船快、划船快，不讓敵人發覺）從江邊看了地形回來，他就召集突擊排長、班長，擺沙盤研究，發揚軍民主。他們的結論是：水上作戰，有進無退，靠岸登陸，就是勝利。

二十一日強渡長江的命令到來了，副連長和他爭着要坐頭一船，最後終於決定樂金銀同志親自帶領突擊隊。

我們的大砲開始吼叫，樂金銀同志帶上突擊船迅速的離岸向江南划去，強渡開始了。砲彈子彈吱吱掠過，樂金銀同志在船尾撐着舵，突擊船像金剛鑽一樣濺刺刺的向江南鑽去，敵人打照明彈，集中六挺輕機槍，一挺重機槍，側面正面火力像狂風似的掃過來，樂金銀同志一面命令還擊，一面命令加速開船。一顆砲彈落到船尾，船被打得轉了幾圈，樂金銀同志臂上負了傷，但他沒吭氣，仍緊緊的撐

着舵，鼓勵大家把船開快。「轟」的一聲，又一顆砲彈落在船頭，船工負傷了，會划船的船工水手立刻跳出去划，水手又打倒了，其餘的戰士又站起來划。船上的同志們，在樂金銀指揮下，各人坐在原來位置，毫不紊亂。水從各處的窟窿往船裏流，樂金銀同志鼓勵大家說：「同志們！靠了岸勝利就是我們的，快加油吧！」這時大圓鐵小圓鐵都當了划板，全船一齊動手，突擊船如飛的前進了。

垂死掙扎的敵人，從岸上往水裏投手榴彈，企圖阻止我們靠岸，但鋼鐵的人民戰士，是不向危險低頭的，冒着彈雨，頑強的將船靠了岸。突擊班英雄大部負傷，只剩四個人了，樂連長帶着他們衝上去。他們英勇頑強的氣魄，震懾了敵人，看見他們接近，扭頭就竄。「追！」樂連長帶着四個突擊隊員，一直打到燈塔下面，一班跟踪上來，佔領了燈塔，突擊連的任務完成了。

轟垮敵人的陣地

祿肇亞
張健

山砲營接到兵團首長的命令，光榮的担负起掩護兄弟部隊十五軍渡江作戰的偉大任務。經過兩天一夜的急行軍，於二十日到達江邊，和十五軍山砲營的同志們一起並肩作戰。

華陽西的江岔，是我們渡江船隻掩蔽的地方，東側是高達八尺許的長堤，雄偉的重砲依次序排列在堤上。對岸，自西起的香口鎮、燈塔、灘頭、到紅土山一帶，皆有敵人的集團工事。我們分別担负了摧毀這些工事的任務。砲手們一個個都下起決心來；要奪取前三發砲彈之功。

二十日下午三時，砲開始試射，到六點二十分，效力射開始了。第一門化學砲就命中了敵人的海關燈務房及燈塔，渡江作戰的十五軍弟兄們都贊譽着我們：「看！十四軍的砲打的多好！」砲兵們更起勁了。

驚天動地的砲聲，不停的咆哮着，這樣，經過四十分鐘後，敵人的「江防工事」，完全罩在了煙霧裏。

敵人發覺了我們的砲陣地，用兩門山砲作臨死的掙扎，向我射擊，威脅着我砲營指揮所及渡船衝鋒出發地。這時，我們迅速的找出敵人安置在紅土山背後公路上的砲位，就集中了七門山砲的火力，開始了轟擊。「預備——放！」一聲口令，「呼……轟」一聲，七個砲彈發出去了，接着又是一聲「呼……轟」，十四個砲彈使敵人的山砲，再也不哼了。勝利的愉快，充滿了每個同志的心，首長在電話裏給全營記了功，營也給個別的同記了大功、中功、同志們，更興奮了。

七點鐘了，夜色蒼茫，江面和對岸被濃厚的白烟籠罩着。昨夜還亮着的燈塔，今天再也發不出光來。時間在沉寂中前進着，夜是漆黑的，雨不住的下着，十點鐘了，滿載着英勇戰士的二百隻船開始渡江了，幹部們耳不離電話機，砲手們聚精會神的準備好砲彈拉好火繩，等着敵人一旦發覺，就實行轟出，以砲火掩護突擊隊登陸。我渡江船集在距登岸四五十米遠處，被敵發覺我馬上即展開猛烈的制壓射擊，「轟，轟，轟」一片聲響。

大雨仍在急急的下着，同志們都不顧一切的站在堤上觀看，借敵人照明彈的光，我們看見了兄弟部隊的一大批船隻在急進着！

把敵人的山砲追掉了

郭民愈·郝偉·郭振文

二十一日，黑沉沉的夜，沒風沒浪，江水非常平靜。船在江面上前進，敵人的機槍打過來，砲彈打過來，榴榴彈在空中爆炸，但是，淮海戰役的英雄一三一團三連七班長李華計同志，仍然直挺挺站在船上，掌着舵，不慌不忙地指揮着船向登陸點駛去。他那高亢的嗓子在喊着：「快啊！準備登陸……要猛……」

船還未靠岸，李華計就急着跳下去了，很快把錨扎好，同志們正下船，他已經爬上江堤和敵人戰鬥了。砰！砰！兩槍打死兩個敵人，羣會來跟着爬上去，一把又抓住一個敵人，全班無一傷亡，順利

的登了陸，控制了四座地堡。

敵人在逃跑。李華計帶領七班冒雨踏上泥濘的汽車路尾追逃敵，猛然發現正前方一片鴉黑，大家盤算着；以爲是敵人的地堡，等走近了，才看清是一輛十輪大卡車拉着一門榴彈砲停在路上。羣會來爬到榴彈砲身上，又笑，又叫：『榴彈砲，美國造，咱們班繳獲了！』

同時，一三〇團十連三排勝利登陸後，一齊向敵人陣地勇猛衝去，順小路，迅速爬上南岸制高點黃山，山腰的敵人扔下迫擊砲慌亂逃散。

三排乘勝向另一制高點香山發展。佔領嵩坡，捉住四個沒有跑得及的匪兵，他們說：『山砲剛順汽車路拉走。戰士們跳起來了，興奮的唱着：『奪山砲，立功勞，消滅蔣匪把仇報……』飛也似地跟踪追去，幾十隻眼睛留神地看着汽車路的盡處。夜黑，路滑，不但絲毫沒有減少勇士前進的速度，反而催快了他們的步伐。

敵人終於狼狽地扔下山砲逃跑了，二門山砲和彈藥車，停在汽車路中間，勇士們望着山砲，得意地叫喊起來：『我們把敵人的山砲追掉了！』

打 兵 艦

澤 忠

四月二十日夜十時，我軍某部勝利的控制了渡江戰線上最西的灘頭陣地『三號洲』，接受了阻擊江面敵人掩護兄弟部隊渡江的任務。

砲兵們互相耳語着：『唉唉！能來上幾隻軍艦，讓我們立功多好啊！』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拂拭着砲身，檢驗着砲彈，眼睛向江面注視着，找尋他們的『目標』……

『來了！』上午，一艘敵艦從東面的江面上駛來，大家迅速、興奮地作好了一切準備工作，接着一聲口令：『放！』砲手姚文祿拉了火——就在同一時間，軍艦上冒起了一團黑烟。

『打的好呵！再來一砲！』步兵們在交通溝裏興奮地高叫着。馬上第二顆砲彈又在烟肉的一旁爆發了，三顆，四顆五顆……九顆砲彈命中了五顆，正在用望遠鏡觀測的張副營長愉快地說：『打得好！軍艦已經在來回搖幌了。』

下午，從西面又有一艘敵艦進入了射擊圈，副連長侯義寶馬上命令：『兩門砲同時發射！』兩顆砲彈同時在軍艦上轟然爆炸，接着又駛來一艘小兵艦，神砲手韓黑旦說：『我打！』只一砲就把船尾直立着的烟 打歪了……

水手英雄張志有

寒 風

張志有同志是淮海戰役解放過來的戰士，安徽阜陽縣人，因為生活所迫，曾在國民黨匪軍裏當了長期的兵，由於不堪匪軍軍官的壓迫打罵，他便回到家裏，靠租佃地主的田地過活，但當人民解放軍挺進中原時，他又遭到了新的災害——匪軍第十師又把他抓走了。

一天，匪軍第十師受到了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他負傷倒在荒地裏，匪徒們倉惶逃竄，把他一個人遺棄在曠野裏，寒冷的野風吹凍了他的創傷，在這樣情況下，他很快地就會凍餓而死亡的。他絕望地閉上眼睛，等待着他不幸的遭遇……

但不久，一副担架走到他的身邊，有人把他輕輕地抬上担架，有人幫他換藥，紮紮帶，這是人民解放軍啊！兄弟的友情馬上教育了他，他明白了自己的苦是從那裏來的，明白了如何才能索還這筆血債，沒好久，他便成爲一個覺悟很高的戰士了。

當解放軍準備南征長江時，他的頭上還纏着紮帶，這時部隊需要大批水手。雖然他本來不會撐船，但當他在戰場上的時候，爲了解除復仇全江南人民的痛苦，他毅然報名參加水手的行列當四月二十日晚上，船隻在北岸一字排開，上級動員爭取第一船的時候，他首先請求：『我渡突擊隊！』這光榮

的任務就交給他了，在他的號召下有不少水手都要求起來。正好他載的是他們自己的連隊。他的助手是蕭長明，又請了一位本地水手掌舵，一聲令下，所有的船都齊頭開動了。正在江心，敵人的火力從對岸射來，子彈在船的週圍亂穿，砲也轟擊起來了，我們的火力也開始了，老鄉掌不住舵了，全船的人都緊張起來了。張志有一隻手掌住舵，看定了方向，一隻手拚命的搖槳，船隻衝着滾滾的浪頭，像梭鏢一樣直向八保洲的岸邊衝去，不但沒有失掉方向，反而飛快的前進。子彈打的越急，他們的手撥動的越緊，他在子彈的飛舞中站起身來划槳，突擊部隊很順利的被送上岸去。

戰鬥勝利結束了，八保洲很快的解放，當突擊隊員高興的談着自己的光榮戰鬥的時候，都說：『我們的水手太好了！一切全決定了水手身上啊！』張志有光榮的成爲水手英雄。

挖渠和拉船

志林·柱國

準備渡江的大船在吉水河鄭家墩附近停泊着，這裏南距長江，離我們登船的渡口，有三里多路遠，並且有三條大渠阻擋着船隻到達江面。

十八日晚，三團接受了『挖開壩溝通到達江岸的積水溝，把船送到江岸去』的艱巨任務。

十時，工作開始了，七連挖着靠江的渠，他們需要挖三十公尺寬，四公尺深，七公尺長的壕溝。九連挖中間一條渠，（這裏原來是汽車路），根基和高度都有十四五公尺。八連挖靠靠吉水河的大渠，這條渠有三四公尺高，三十公尺寬，同志們大部份都脫下了衣服，誰也不休息一下。九連在挖了一公尺深時，兩邊的堆土已經有一人高了，鐵鍬已無法把土向外扔，他們就用籃子向兩邊提過去，同時把土向堤下攤開。八連同志們爲了完成送船的任務，研究出『拉』的辦法，他們把渠口割成了斜坡，鋪上葦子，然後把船一隻一隻的又拉又推的送過去。接着九連也採用這種辦法，連長鄭應泉首先脫了褲子跳進水去，副連長副政指及排級幹部們也都一個個跟進去作推船的工作，九連在拉第五隻船時，

前邊的鐵鍊子斷了四次，拉船的同志們倒下去了，又爬起來繼續拉，到天亮時有十三隻大船已到達渡江場。

十九日下午三時，七連又繼續拉船，戰士們的通紅的臉上，汗珠像雨點一樣向下滾着，副連長站在水裏和第二批推船的一齊拉。兩個鐘頭後，又有三十隻船到達江面，但兩條新的大牛皮繩又拉斷了。一排張天河剛開始就在水中跌了跤，但仍然笑着，穿着淌水的衣服和大家一起推着船。

十九日晚，上級爲了船隻入江方便，準備把靠江的大土渠再挖二十公尺長的壕溝，這任務又交給了七連，七連的同志們整夜站在泥水裏工作。他們完成了任務後，向營裏提出請求：『我們挖壩，推船，如果再讓我們坐第一船，該多麼好啊！』

艱巨的挖渠拉船任務，圓滿的完成了，這和攻佔八保洲的勝利是分不開的。

渡江一日

孫聿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四十分，我隨一〇二師在小孤山附近渡過長江。

當突擊船剛在彭澤登陸時，馬當西南十八里的辰字號的船夫季昌惠、王興林、和蒯文清、劉藍生，飛快的從南岸駕船到北岸來，他們見到了人民軍隊，第一句話是：『江南的老百姓盼你們趕快過江。』

擁集在路旁的人們，笑臉迎接着陸續渡過江來的大軍，騎在水牛背上的小孩子在拍手，沈字號的王老頭子說：『哈！我們的好時光來了，我們的苦受完了。』在大孤集遇見一位高老婆婆，她剛說了一句：『你們回來了，』以後，就流起眼淚來了。馬湖的趙老大拉着戰士的手臂，講起敵人跑掉的情形。一路上，歡呼的、訴苦的、送茶水的，走到戰士們行列中間，使彭回嶺下一片寂靜的麥田變成了鬧市。爆竹聲裏，戰士們從縣城東門入城，街巷上的人們排成了牆壁，一個戰士說：『我們成了秧歌

隊了，這麼多的來人看我們！」

敵人是在二十一夜裏就開始向南翻山或乘船跑掉了的，城裏的老鄉們告訴我們說：「那一天晚上，幾百個「軍官」的太太們哭哭啼啼的逃出城去，上了船，到九江去了。半夜裏，每一家人家，柴、米、油、鹽和衣物全被搶光，拉走了四五百個伕子。」這說明：瀕臨末日的蔣匪軍已自知不堪解放军大錘一擊了。

入夜，微雨，彭澤城中家家戶戶在門口懸起燈來。在漆黑的夜裏，大軍繼續渡江，船板上的燈火排成了一串星星，這星星的光芒向南前進着。

王明亮的六號船

劉壽華

四月二十一日，這是攻佔江心陣地八保洲的次日早晨，我在江岸上又會見了把解放军渡過長江的水手們：他們這時正在洗刷自己船上的泥土，修理船上毀壞的地方，水手英雄王明亮戴着破草帽蹲在堤上的屋角下，一言不發，經過一夜考驗，他已成了一位無畏的水上英雄。

王明亮的六號船上載着突擊部隊，和其他五十多支船像海燕一樣穿過黑夜的江面，鼓着翅翼飛往八保洲。王明亮緊靠着舵，站在船尾，照着指定的目標，划在最前面。船至江心，敵人開始了火力掃射。在他跟前搖漿的陳連生同志犧牲了，王明亮便用一隻手代搖。船的進速毫未減低。船划到離岸二十餘公尺時，船頭上搖漿的劉法成同志腰部又負了傷，力量不支，王明亮一人搖不動，船的進速緩慢了。他想：「船不靠岸有天大的本事也用不上！」於是他費盡氣力拚命搖划，終於駛到南岸。

部隊向敵人陣地衝去了，王明亮這一隻無助手搖漿的船，想要橫過二里寬的江面，返回北岸，是很難的事。可是他又想：「我必須把負傷和犧牲的兩位同志送到安全的北岸去！」於是他冒着砲火，用篙撐着船，沉着而機動的向北駛去。船回到了原來的碼頭上，他跳下船，他找到了解放军一個負責

同志，把犧牲和負傷的兩個同志抬到岸上。這時他見第三次船離岸了。他十分着急，他要求再給他個助手，第四次船又要離岸了。分隊長趙文斌同志做了他船的助手，六號船又一次一次把後續部隊渡上了八保洲。由於水手王明亮，渡船不顧疲勞，不怕危險，積極的完成了任務，部隊給他記了一大功。

渡江前後

白樺

一、今天要走完江北的路程

隊伍馬上要出發，指導員在同志們背東西的時候向大家大聲說：『同志們！爲了渡江，爲了勝利，我們今天走完江北的路程，趕過望江縣城。很快就要向江南挺進，同志們，不要忘了我們是第一船！』隊伍經過了兩小時休息，吃飯洗腳，都忘了疲勞，一個小個子戰士悄悄的向班長說：『望江就能望見江了吧？』班長應了一聲：『可能吧！』同志們情不自禁的唱開歌子『過江！過江！我們一定要過江……』

二、去望江的公路上

去望江的公路上，不時飛馳載重卡車，步兵向路旁一閃，都瞪着眼睛看這龐大的黑影，兩道燈光一歪一斜的照着走遠了，又一輛……騾子拖着砲車過去了，一門接一門，砲兵大隊的大聲喊着：『同志向左讓讓，我們都是完成任務的啊！』一個機槍兵俏皮的說：『同志！你們不要忙，再忙你們也坐不了第一船。』說着倒也讓出了半邊公路。步兵和砲兵並肩前進，沒人亂嚷，只聽見砲車聲和忙亂的腳步聲馬蹄聲，朦朧的星光下可以看見砲輪的轉動，人腿有力的跨步，馬蹄掌碰石頭發出火光。遠處不斷的在響砲。

三、『我們是第一船，記得不記得？』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時，在長江北岸上，第一連集合了，指導員興奮的向全連軍人講話了！『

「同志們！我們是第一梯隊、第一船，記得記不得？」
「記得！」
「像打雷樣的應聲。」
「我們是鋼鐵營，如鋼鐵般的張英才營，我們是鋼鐵營的一部分，記得記不得？」
「記得！」
「同志們！我們二班長閻福元是淮海戰役出色的英雄，現在到北平去見毛主席，同志們！咱們要爭取渡江當英雄，會見毛主席好不好？」
「好！」
「東面我們友鄰部隊已經過了好幾十個團了，敵人非常稀鬆，但是我們不要輕敵，要講戰術。」
「坐第一船有把握沒有？」

「有！」
「像打雷一樣的應聲。」

四、突擊隊變成後衛了

部隊向江岸突擊渡江運動了，最初還聽到幾聲砲響，現在遠望江面很平靜，「往後傳，分班討論！」
一個接一個傳過去了。「往後傳，如何完成第一船任務。」

「我們今天訂計劃，明天下決心，馬上就是實現決心計劃的時候了。」
「……上船要穩，船到江心敵人發槍不要亂，靠岸時手榴彈準備好，要保持我們淮海戰役中攻如錐守如釘的好傳統。」
「……我在這次要立功入黨。」
班討論會在熱烈進行。

快到渡口了，江面看的很清，揚着大帆的船擺成一行一行的向南飛去。戰士們——突擊隊的戰士們楞了！
「噯！我們不是第一梯隊嗎？為什麼別家過了呢？」
「敵人大概跑了吧？」
隊伍到了渡口，兄弟團的炊事員飼養員告訴戰士們說：「敵人沒有抵擋，跑了。我們全團都過去了，我們也就要過，你們遲了。」

戰士們埋怨的說：「真倒運！突擊隊變成了後衛啦！」

五、李副師長在船上寫的詩

「同志們，坐穩坐穩！起錨了！」
船工拉起風帆，江水很平靜。

「想不到就這樣過江，過黃河時敵人還用兩架破飛機掃射掃射，今天這樣晴的天氣連一架也沒有。」
小通信員抱着槍向江上這許多帶帆的船笑着。輪內十幾個人你望我我望你，「記着，我們幾個在

一船過江：『太陽照進來，人臉上都是紅勃勃的。』

靠了岸，同志們互相握着手，『啊！勝利渡過了長江！』『啊！好！……』大家在軟濕地上跑向快要被幾個江南婦女拆完了的敵壘，看了看，『這就是江防！呸！』『我的腳和鞋都完成了任務，渡過長江了，可是手還沒有完成任務，沒抓上敵人。』

戰士們在江岸小集結，李副師長也下了船，笑着嚷着：『同志們，我在船上寫了一首詩，給大家唸唸吧？』『迎歡！』『革命大業從此定，全國人民大翻身，悠悠長江東入海，勝利消息傳中外。』

『好！』

贛
東
北
的
獵
場

戰勝艱苦、戰勝困難、戰勝敵人

馮牧
競民

我軍渡過長江，在長途追擊戰鬥中，各部都表現了驚人的不畏艱苦，克服困難的頑強精神。在連續十二天的追擊行軍中，一連下了七天大雨，但部隊並未因此稍有停頓，而以無比高漲的情緒，在追上敵人就是勝利」的口號下，不分黑夜白晝，在滂沱大雨中越過叢山峻嶺和泥濘稻田向南挺進。爲了不使敵人休息，指戰員們很少休息，常常在八九十里雨下行軍後。僅僅烤一下衣服，不睡覺就又向前追擊。在黑夜的山嶺，道路泥濘難行，每走幾步就要跌跤，戰士弄得滿身泥水，但沒有人發出怨言，情緒依然高昂。挺進到景德鎮以西時，戰士們的鞋子大部份都踏壞了，很多人打着赤脚或用稻草布條包着腳走路，依然不掉隊；三十七師副師長趙準青鞋子壞了，他便和戰士們一樣打赤足在山地裏行軍，戰士們都感動的說：「副師長都這樣不怕苦，咱們還怕什麼！」由於山路崎嶇，砲不能通過，團某的砲兵們就把較輕便的九二步兵砲自己扛起來走，戰士卿元明經常自己把最重的砲身或大架（重一百五十斤）扛起來，一走幾十里。連只有十幾歲的小鬼秦祥，也擔着擔了九顆砲彈和大家一齊行進。他們就這樣自己扛着砲，連續走了二百四十里路，使行動緩慢的砲兵，在步兵飛速的追擊作戰中也沒有掉後一步。爲了行動迅速和不誤戰鬥，部隊常常來不及吃飯，許多部隊每天只吃一頓飯就繼續前進。在萬年東北殘匪軍六十八軍時，三十八師×團六連聽見有任務，大家連飯都不吃，就去追擊敵人，終於在弋陽附近把被追趕了半月的匪六十八軍完全消滅，贏得了勝利。

南竄匪軍的狼狽相

馮牧

從贛境江岸向南潰逃的國民黨匪軍的狼狽混亂正如被我軍俘虜的匪軍一一九師師長張勳亭所自供

的：「我們的潰退就像黃河決了堤一樣，一瀉千里，不可收拾了！」踞守在長江中游，東流至湖口一線的是國民黨劉汝明部六十八軍，我軍神速飛越長江後，匪軍馬上潰散逃竄，營找不見團，團找不見師，潰亂驚惶如同喪家之犬，從彭澤到萬年數百里的途中，到處可見敵人拋棄的汽車、大車、彈藥、糧食、被服、軍衣、揹包，乃至搶來的細糧。雖然連日落雨，但我軍仍進行了神速的鉗形追擊。在連續八日的冒雨踏泥，翻山涉水的強行軍後，南竄匪軍一一九師，八十一師，一四三師，四七師等終被我擊潰在景德鎮以西地帶。成千成百的敵人不等我們打槍就當俘虜，其他的就向深山叢林中四散潰逃。敵人的混亂從下面的事實可以得到絕妙的說明：當他們成羣的爲我們俘虜時，很少是屬於同一番號的，我軍某部一一〇團某連一次俘虜了七十九個人，裏面竟包括了四個師，三個不同地區的保安團，和一個軍事機關的七個不同番號。匪軍四十六軍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被我在萬年縣東北俘虜時，和他一連被捉的一百多人裏，就包括了六個番。俘虜混身是泥臉餓得發青。據吳中堅供稱：二十二號夜裏他率部從安慶南逃，跑了一個禮拜，他手裏的隊伍就祇剩下二三百人；等到他作了俘虜時，和他一起的祇有九十個人了。在我軍神威震懾下的官兵，表現了空前低落的士無鬥志，和驚慌失措。在我們戰士中間流傳着這樣一句話：『現在不能打槍，一打槍俘虜就捉不住了！』一個人捉幾十個俘虜的事情是層出不窮的。二十九日我軍某團第八連追擊至萬年縣東北之株山橋時，適值敵人蜂湧南逃，他們便埋伏在這旁，在夜色朦朧的拂曉，過一個捉一個，一口氣捉了一百二十個，却沒有打一槍。

在追擊的道路上

勇銳

越過艱苦，就是勝利。

日以繼夜的追擊敵人，部隊疲困不堪，已經有兩天沒很好吃飯了。在不斷霖雨的泥濘的途中，隊伍屢途跋涉，連續作戰，追趕敵人，穿山越嶺，走石子路，大部份同志的鞋和腳被荆棘刺破，開始發

腫了。機砲大隊有二十個同志，鞋子被石子磨光，就光腳板走。飢餓和倦乏使很多人走不動，甚至暈倒，但當副政治指導員馬秋榮響亮的發出：『同志們！咬緊牙關，越過艱苦，就是勝利。』『追上敵人，殲滅敵人，實現自己的決心計劃！』一連串有力的鼓動口號，馬上深印在全體同志的心坎裏，大家的熱血沸騰了，疲倦的雙腿加快了，大家沒有一個掉隊的。戰士黃少番扛着重機槍架正走時，忽然暈倒了，槍架壓到頭上，頭被打破一個窟窿，他即刻用棉花按住傷口，又爬起向前走。鄭海祿因困乏兩次跌倒在稻田裏，他仍緊跟着隊。小鬼蔡青餓的全身無力，過河時他捉了一條魚，在火上燒過後就吃了，戰士項虎山腳走腫了，不斷流膿，但也不掉隊。一班王天福跌倒暈了過去，醒過來後又跟上部隊一塊兒走。

是的，這是相當艱苦的一段，但艱苦，在每個同志心中不會留下一點不快和畏懼，因為這是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因為我們正在執行這個命令，在追擊人敵啊！

步砲協同勝利奪孤山

孤山位於萬年東北，在它周圍有無數的大小山包及水溝環繞着，西北角下是條寬平的汽車路，形勢非常險要，而國民黨匪軍二零九師一個營，企圖控制山頭，作為阻礙我大軍繼續南進的屏障，同時也掩護潰亂的敵人，從這唯一的退路上向南逃竄。

四月廿九號黎明，我們奉命拔除這一前進道上的障礙物。三連兩排擔任正面攻擊任務，他們以極其迅速的動作機槍交替掩護前進，步槍更是邊打邊衝，連克四個山包，敵人節節敗退，最後全部集中孤山頂，用輕重機槍以居高臨下的形勢向我們正在運動的部隊射擊，子彈打進部隊旁邊的水田裏，穿過了小松樹，『啪……啪……』地響着。張營長馬上命令機砲大隊架起重機槍、六零砲向敵人轟去，副政治指導員馬秋榮，戰鬥英雄劉天楷領導大家敏捷的架好槍砲。立即重機槍像刮風一樣向敵人掃去，六〇砲也一發一發的在山頭上爆炸了，升起團團的濃烟。敵人槍變成了嘔吐，二大隊三排猛衝

上去，在半山腰上的敵人扛起重機槍就跑，戰士齊海祿的一發砲彈打過去，恰好落在敵人跟前爆發了，幾個敵人甩下重機槍倉皇地滾了下去，當三排快衝到山頭時，左後面的敵人向他們側射，立刻重機槍又調轉頭去，把敵人側射火力壓住，保證了部隊安全衝上山頭。在前面的七班把炸彈一齊向敵人打過去後，把敵人完全擊斃在山溝裏，部隊便繼續猛烈追擊，追進了高家駁村，把那裏殘餘的敵人也一舉殲滅了。三大隊七班追下山去俘了敵半個班，張天合繳獲了敵人一挺重機槍，一排副李成海和二班潘三讓用手提式把守山包的敵人打跑，把山砲繳獲過來。

戰鬥結束，除少數敵人逃跑外，俘虜了敵人百餘名，得了重機槍三挺、機關砲兩門、汽車一輛、山砲一門、彈藥車兩輛、輕機槍兩挺、步槍二十餘枝、騾子兩頭、電台一部，其他軍用品一部。我們僅負傷四個同志。

巧遭遇——第二個殲滅戰

孤山戰鬥剛結束，部隊兼程繼續前進，一直走後半夜，才在關王廟村睡了一覺。次日七點鐘又出發了，一連是全團的後衛，出發稍慢一點，不料向南逃竄的劉汝明匪部六十八軍八十一師二團七連、八連、機槍連和突擊排（即小砲排）佔領了當中的村子。敵我雙方都未發覺，當連長張振東猶如平常一樣帶着隊伍出發，離敵人五六十里遠時，敵人問：『你們是那一部分的？』張連長滿不在乎的說道：『一〇三師』。離的近了，看見帽子不是我們的樣式，馬上覺得不對了，張連長他往牆邊一靠，告訴二排長說：『前面是敵人。』排長賢潘聞立刻命令四、六班到村的右後邊迂迴敵人，防止逃跑，一排長帶上機槍班直衝進村裏，一梭子機槍，把敵人打的完全爬在牆根前，哀求向我們繳了槍。一排長向敵人發出命令：『站隊集合！』馬上七十三個敵人，高舉雙手當了俘虜。四班插過去以後，攔住了頭，六班在敵人後邊打，這時一排也撲上來，把敵人壓縮在小溝裏，二十多個敵人也全部繳了槍。和一連槍響同時，二連二排也回過頭向敵人撲過來，五、六班向敵人中間插上去，繳獲了四挺重機槍。

四班衝上南山頭後，戰士李士英打過了一颗炸彈，敵人一個班繳了械。最後把殘餘敵人全部壓進了村裏，一個個地繳了槍。戰士們高興的說：『這個仗打的真湊巧，兩邊夾一下，敵人幾個連都完了。』

塔前戰鬥

漳津、古縣渡、孤山、關王廟等一串勝利消息的傳來，鼓舞興奮了每一個同志們的心，都忘却了風雨疲勞，仍然日以繼夜的追擊着敵人。

五月一日，部隊正在行軍，忽然發現塔前村有敵人的保安司令部及獨立營。七團三連立即敏捷的投入了戰鬥，從山頭上猛虎般的撲向村去。一排同志們首先在村背後的墳包羣——敵人四連陣地——上打響了，一夥敵人企圖架機槍射擊他們，被一排副排長李成海發覺了，一梭子手提子彈打過去，打倒了兩個敵人。頓時，山頭上我們的重機槍、六〇小砲也向這個陣地打過來。敵人開始混亂了，紛紛繳槍被俘，墳包裏的一個連完全被殲滅了。

二排衝進村裏後，各種火器同時猛烈開始發射，四個圍子裏的三十多個敵人，看見神勇的解放軍衝過來，有的磕頭求饒，有的高呼繳槍，有的哭成一團。沒有多打槍，敵人就當了俘虜。三排從右翼插到河邊，截住正在過河逃跑的敵人，步槍和手提式一打，敵人也繳了槍。八團六連六班兩個戰鬥小組，截住了企圖南竄的八十多個敵人。戰士王安昌連續投擊四顆炸彈，其他同志的步槍也同時開火，敵人馬上縮成一團，站隊繳了械。

殲滅匪軍四二二團

程徽

在解放大軍橫渡長江強大聲勢的威懾下，匪軍江防守軍劉汝明部吓得驚惶失措的從安慶大渡口沿着至德到景德鎮的公路逃跑。才渡過江來的我軍一三二團在二十二日晚上，不顧疲勞的翻山越嶺截擊

逃匪。天剛亮，一三二團二營已經追了五十多里趕到至德以南的良田浦，村裏正吹集合號集合隊伍。五連司號員高興的說：「連長，我敢保險這是敵人吹號。」五連連長王運岡已經指揮三排佔領高地，掩護二排突擊，四班接受了出擊任務撲進村子，一下把敵人打得四下奔逃。四班同志便跟踪撲上去，但是後梯隊沒跟上，敵人已反撲過來。四班沉着阻擊，連續打退敵人兩個連的兩次反攻。四連三排趕上來支援，老英雄馬章同志帶着九班打過去，打到那裏，那裏的敵人就像決口一樣倒捲回走。這時六連一排，也攻佔了高地，排長張榮貴同志領着一班，擊退了反攻的敵人。九連趕到由二排出擊，馬更江同志帶領第四班涉過了約一公尺深的河水，連續搶攻三個山頭，打跨了敵人兩個連，只半小時就解決了戰鬥。殲滅了匪軍一四一師四二二團，取得活捉團長杜少南以下三百七十餘人的勝利。

吳中堅就俘記

桂國

四月三十日，追擊戰進行在江西萬年的萬克園山中。

槍聲漸遠了，一〇九團八連一班長王庭仁帶着兩個戰士在山上搜索殘敵，戰士牛三保發現小山溝的草叢中有個白色的東西在幌動，他悄悄跑過去，撥開亂草，才看清是三個敵人蹲在山水潭裏發抖，褲子高高捲起，露出赤裸的大腿，牛三保急忙喊：「班長，有人！」王庭仁跑過來打了一梭子手提：「站起來，不起來就揍死你！」三個傢伙從草堆裏鑽了出來，舉着雙手，站在後面的一個小胖子，面孔一青一白的，低着頭在嘆氣，歪戴的綠斜紋軍帽上沾滿了泥土，衣服上流着水，混身在顫抖着。這時八連指導員李德瑞走來了，小胖子看了看李德瑞手中的短槍和胸章，苦笑着說：「我叫李德彪，和你的姓名差一個字，咱倆是兄弟們哩！」當問他是什麼官，他吞吞吐吐的說：「排——長」。在押送的路上，他又囁囁着向指導員說：「你們和桂系的仇恨大不大？唉，CC硬說我們是桂系，你們過江了，還有什麼系不系呢？」說着又嘆了口氣：「從安慶到現在，突了十幾次圍，還是被你們捉住了。」

當他們經過一個俘虜羣時，有兩個穿便衣的驚訝的跳起來：『呀！師長』，跟着小胖子的兩個衛干模樣的傢伙氣得直跺腳，小胖子停下來，臉孔更顯得蒼白了，喊叫師長的那個人馬上向指導員說：『報告班長，我們在安慶做生意，被一七四師抓來挑行李，肩膀都腫了，我們向這個師長請求釋放，這條伙反而痛打了我們一頓，現在我們要揍他，請班長允許我們報仇！』說着就挽起袖子向小胖子身前跑，當指導員勸阻了他們，他們還恨恨地說：『不行，非揍他不行！』

從小胖子口袋裏又查出一個黑色角質的手章，刻着四個隸體字『吳中堅印』，指導員拿着手章再一次問他：『排長，你叫李德彪嗎？』他沮喪的答道：『你說是啥就是啥吧！』

殲匪軍一一九師師部

嚴寒

四月二十二日我軍某部由小孤山順利渡過長江以後，江防敵人即望風披靡，我軍冒雨連夜追趕，戰士們都埋怨着說：『我們爲什麼走的這樣慢呀！要發揚我們老作風——跑得快！』

零比二百二十的漂亮戰

不管國民黨匪徒們怎樣狡猾，是逃不出人民解放軍的羅網的，四月三十日上午我一〇三師三連趕到南江莊時，忽然發現後邊敵人由門玉山沿着公路逃跑，戰士們真是高興，有的同志就這樣說：『這可是機會了，一定叫他們跑不了！』副連長荆玉恆同志就馬上命令着：『一排向敵人當中插，割斷敵人，二排由正面攻擊，三排迂迴敵後。』副連長的話，聲音剛落，立時三個排就像三隻猛虎似的向敵人撲去。

一千多公尺的陡山，擺在一排同志的面前，同志們却以令人不會相信的飛快速度，只用十幾分鐘的時間，爬上了山頂。機槍開始射擊，敵人混亂了，這時大家在副連長和于小水同志的領先下，攀着

樹枝，爬下懸崖絕壁，直插到敵人中間。二排同志跑步前進兩千多公尺，渡過了沒到胸部以上的水溝，五班趙萬信同志眼都紅了，說：「只要見了敵人我就有勁了！」三排牛培傑、原茂盛等同志都是端着機槍射擊，壓彈手同樣的邊跑邊壓子彈，直撲過去，敵人被壓縮在朝山的山凹中高舉起了手，大喊饒命，一一九師師長以下二百九十個敵人在坡上站了隊，做了我們的俘虜，我們却沒有一個人傷亡。

張勳亭的狼狽相

「槍一響，我們的師長就爬在水田裏，發抖的說：完了！」這句話是一個六十八軍解放過來的戰士說的。當我們一個戰士在泥坑裏拉出第一羣俘虜時，其中一個胖子竟嚇得哭起來，支支吾吾不敢說出自己的身份，當他一走進俘虜羣，幾百個俘虜的眼睛都注視着他，他很自然的把頭低下了。到登記時，那沾滿泥水的胖臉紅一陣白一陣，最初承認是師部書記，但當登記的同志，給他解釋我們的俘虜政策時，這位自稱為書記的胖子才肯承認說：「我就是師長，叫張勳亭，苦得很呀，由小孤山撤退下來，就連夜的跑，那天過河坐船，我爲了跑的快點，把牲口扔了，結果還是走了這條路！」我們問他衣服爲什麼會濕，他便很不自然的哭喪着臉說：「你們打仗，我爬在泥裏邊了！」

一槍未放的戰鬥

東挺

四月二十九日黃昏，一一〇團冒雨跑了八十里路到朱山橋截擊潰退的六十八軍殘部。當部隊快到朱山橋時，天已經黑了，又下着大雨，一連副連長郭士義帶領着突擊班悄悄的摸進了朱山橋村，聽不着什麼動靜，只見有兩座大房子有火光，他們便接近了房門，見有一二十個敵人脫光衣服在烤火，郭連長領着突擊隊迅速的躍進屋裏，「不要動，趕快繳槍！」逃竄了幾天的敵人，摸不清是誰，遲疑地回答：「你們有什麼資格繳我們的槍呢？」郭連長大聲喝道：「不向解放軍繳槍，向誰繳呢？」這時

有一個人把郭連長的帽子拿到燈下一看，如夢方醒，驚慌的答道：『就是，就是，我們繳槍！』

三十日未明時分，天色還是黑暗的，三營九連長魏一中和一班長吳忠信去看地形，突然發現前面二十公尺處有敵人走動，他倆就迅速的躲在路旁屋角下，當第一個敵人過來時，吳排長上去一把將槍奪了過來，敵人莫名其妙的還問，『奪我的槍幹麼事？』魏連長怕後面的敵人聽到，端着槍斥令他到屋子裏去，這樣過來一個俘虜一個，一槍未放的捉住了一百零九個敵人，繳獲了機槍四挺，步槍七十多枝。

朱山橋截擊戰中的第五連

石 磊

當東方微微發亮時，五連僅僅休息了四個鐘頭沒有來得及吃飯，就又奉命出發了。他們晝夜不息地追着喪家犬樣的殘匪六十八軍，今天已是第七天。六天強行軍中，連日連夜的大雨，崎嶇難行的山徑，大家的衣服淋透了，鞋底磨破了，許多同志的雙腳都腫爛了。困苦疾病使大家更加疲勞，但是大家知道只有『猛追』才能消滅敵人，仍咬緊牙關向前邁進。

部隊將要抵達萬年東北的朱山橋時，這時發現前面有一列隊伍，自左翼走過來，大家還以為是友鄰單位，仍然穩步行進。走着，走着，兩支隊伍相距更近了。『是敵人！』隊長許廷舉突然看到行列中有一個妖冶的女人，就喊了一聲：『三排從右二排從左向前衝！』我英勇戰士一個個生龍活虎一般地撲上去，疲勞，疾病頓刻都跑完了。一條約三公尺闊的小河橫欄在出擊路線上，幾乎腫直了腿的八班戰士郝紹岐跑上去一躍而下，他一隻手舉槍，一隻手攬着齊胸的水，三五步登上了岸一邊喊着：『繳槍！繳槍！繳槍不殺！』就衝入潰亂的匪羣中，七十四個敵人一槍未發就舉手放下武器。但被截斷在後面的敵人已惶惶縮回橋後了，我二排的『洛陽英雄班』和淮海戰役英雄班，跟蹤又追擊上去，狼狽的敵人忍痛把他掠奪人民的成箱成包的衣物細軟，扔的滿山滿谷，還企圖輕裝逃脫，但剛跑過三個

嶺頭後，便被一條湍急的河水攔住了，十餘個該死的敵人還想涉水而過，但剛跳下去就被急流沖走了。其餘的敵人正在驚慌失措，老英雄方國柱，戰士李傑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過來，三十多名敵人連同三具火礮噴射器又成了戰利品。

但這時在左翼對面嶺下村中的敵人還企圖負隅頑抗，以掩護其後面部隊的退却，迫擊砲和機槍仍拚命地向我射擊。沒有等待衝鋒的命令，機槍班長原志昌端起機槍。邊打邊跑就衝下去。幾乎是同時，副班長張福元也不甘示弱地同樣端着一挺機槍飛步趕上，齊頭撲進了村子，兩挺機槍從村東打到村西，打的敵人抱頭亂竄，嶄新的迫擊砲和機槍，還沒來得及卸架就歸人民所有了。這時後面漏網的敵人又被我四團殲滅，五連就勝利地停止了追擊。在這次戰鬥裏一共生俘了敵入二二四名，打死、打傷敵入三十餘名，繳獲有迫砲一門、輕重機槍八挺、衝鋒槍三支、步槍五十三支、火礮噴射器三具、戰馬七匹。而他們僅有三人負重傷。戰鬥結束後，大家滿意地談着：「爲了殲滅敵人，再困難也沒關係。」疾病、疲勞、飢餓都不知跑到那裏了。

搜山記

寒風

在至德、弋陽、萬年交界的山區地帶，劉汝明匪軍一四三師，在解放軍英勇追擊之下，完全潰散，逃竄在林深葉密的叢山裏。我們戰士從指揮部得到了「搜山」的命令。當我三營八連排長馬通周帶着戰士剛佔領東港背後的黃沙山頂時，就發現敵人也正向上運動，見了解放軍就張慌的說「我們投降來了。」回頭指着他的隊伍說：「這是一個排。」

黎雲龍副營長接到了「包剿、截擊」的命令，他帶着部隊插向最高峯牛頭寨的東北面，簡直是走在無法通過的地帶，戰士們遭到了艱難的阻礙，上面是齊岩絕壁，下面是急湍的深流，當中窄窄的一線，則滿是亂石，擠滿着密密的枝條和葛蔓，戰士們攀着枝條，抬過重機關和步兵砲，緊追隨着前進

的先頭部隊。

山林茂密的透不過氣。地面滿生着蕨草的新苗和枯葉，厚厚的鋪在半尺寬的小路上，每一脚都發着陳舊的腐味。他們前進在非得用雙手撥開就不能通過的各種技條盤結的小縫裏，一個戰士忽的回過頭來，雙手撲他的帽子，帽子已經掛在樹枝上了。兩步遠便看不見前邊的人，祇見幾十根枝條隨人倒下，以後便立即抽到第二個人的臉上。

竹尖把一個戰士的脚刺破，他拔掉竹刺追上前邊的人，機關槍和彈藥箱還是握牢在手裏，緊緊的跟隨着部隊，敵人在水溝裏丟了一個呻吟着的傷兵和一付担架，前頭部隊已經抓住了一羣担架兵，在一個獨立的小房邊，正顫抖着的一個軍官和他的老婆，以及八個嚇得說不出話來的士兵。

深夜，三營長牛玉堂同志，還在不見星光的密林中摸索，他從六點半鐘開始下山，走在一段石路上，見到一塊白石，他一脚踏上，腳下一軟，將他跌倒了，那白色的東西一滾就站了起來，原來是一個兵，立即做了他的俘虜，他又叫出了一個同伴。直走到下午三點鐘，他們才出了「重圍」。他說：「四圍完全給葛籐網住了，衣服和手都被刺破了。」一路從林叢裏拉出寒戰的立不住的蔣匪。

翌日，天微明，營長郭學文帶着兩個排，順着敵人遺棄的破爛東西，繼續向山溝搜索，忽然重機關槍手，從樹縫子裏看見有黃色的人影，他們叫起來：「不要跑，我看見了，出來繳槍！」戰士們逕直的插下去，平靜的樹林，突然起了一陣劇烈的騷動，無數驚慌失措的面孔，像落荒的兔羣般的紛紛亂竄，戰士們馬上插入這混亂的人羣裏，先捉住了營長，命令他集合部隊，於是俘虜們一個個從草叢裏，葛籐莖下爬出了。站起了隊伍。一槍未響，他們俘虜了完整的一個營。

匪軍八十一師投降經過

潛逃之劉汝明匪部六十八軍殘部，包括其八十一師兩個團及兩個補充團，於本月三日在浙贛路之

弋陽被追擊之解放軍迫令投誠。該匪軍自我軍突破長江天險後，仍執迷不悟，向南逃竄，沿途姦掠燒殺，人民恨之入骨。第二野戰軍某部堅決執行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四項命令，在大雨中勇猛追擊，匪部在我窮追下，狼狽不堪，衣物輜重遺棄遍野。首在樂平東南地區爲我殲滅一部，生俘其一一九師師長張勛亭以下官兵三千五百人。殘敵繼續向浙贛路逃竄，三日上午，該軍殘部於弋陽城北數里之山地企圖頑抗無效後，即倉惶越過弋陽南之大河，并點火焚燒浮橋，但我追擊部隊某部以疾風般速度尾追敵後，先頭部隊撲火越過浮橋。該敵見逃脫無望，其副軍長王振聲及參謀長杜大中遂率部一部向解放軍投降，并協助我軍乘車追回已越河逃竄之匪軍八十一師。下午六時該敵被追回，遂開向我指定地區，向我投降。全部投誠者計六十九軍副軍長王振聲，參謀長杜大中，八十一師師長葛開祥，副師長劉春浦等以下官兵四千餘人。

四千人的笑容

張克

——匪八一師投降記——

夕陽西下，天近薄暮的時候，我在弋陽南關，看到了國民黨八十一師的投誠部隊。他們經過十多天像落網之魚樣的逃難，一個個滿臉灰塵行走起來東倒西歪，許多人手執拐杖，很像街頭乞兒，遊遊蕩蕩，擁向人民解放軍受降的大場。

一個細高的個子，鬍子已經很長的人，以沉重的語氣向大家說：「四大家族逃跑了，他們不管咱們。現在人民解放軍力量強大，走到那裏也要完，大家放下武器吧！」我在人羣中探問，方知這是人民解放軍派員乘汽車追趕回來的國民黨六十八軍八十一師師長。這位「將軍」雖然過去一貫執行着反革命的命令，即在三個鐘頭以前，仍然帶領着兩個團的兵力，妄想逃出被殲命運，但在人民解放軍派員「搶救」下，帶了部隊向人民投誠，尚不致墮到被殲滅的坑裏。

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宣佈了對他們的態度；「放下武器保護私人生命財產的安全，開向指定地區聽候改編。」接着就是五千個人，一萬隻手的緊張動作，槍、彈、小砲都放在原地，然後由解放軍雄糾糾的健兒們率領着橫穿弋陽街，向指定地區開去。

受戰爭影響，沉寂了短暫時間的弋陽縣城，這時又復活了。除少數已遭過和懼怕國民黨匪軍掠劫的商店逃跑外，絕大多數的商，居民，已經照常生活起來，入夜，街頭的燈光普照，映照着邇邇而來的放下武器的官兵，他們的行列中，不時發出興悅的語調：「走！今天可要睡個好覺，再也不要提心吊膽了。」「從今後再也不逃難了。」從燈光下可以看出他們眉笑顏開的愉快表情。他們笑了，歡笑的走向光明幸福的道路。

人
民
的
愛
與
憎

匪軍南竄時的血腥罪行

馮 牧

從贛境長江南岸南逃的國民黨匪軍，在逃竄中對沿路人民進行了極其殘暴的流寇式的槍掠燒殺，當人民解放軍跟蹤追擊時，沿途人民紛紛含着眼淚向我軍控訴匪軍暴行，並要求迅速追殲敵人，給他們報仇。爲了載運沿途搶劫的財物細軟，國民黨匪軍把彭澤以南百餘里內大路旁人民的水牛被搶光了。部隊向南挺進時，一路上見不到一頭牛，每走過一個村，總看到有人坐在門前痛哭他的牛被匪軍搶走了，總碰到有人要求與部隊一齊南進去奪回他們的牛。每一個村子都被翻得好像遭過洗劫一樣，鍋和缸被打破，箱櫃被倒扣在地上，門口滿是破衣爛布。在石門鎮以北，一連有三個小村子被燒得只剩下了焦黑的柱子和灶台。匪軍沿路強拉壯丁當兵，在彭澤，匪軍就要挑扶爲名拉走二百多人，有兩個爲拒絕當兵，就被匪軍當場在村外打死，當我軍穿過石門鎮繼續追擊時，有一位老婆婆站在街口向我們的隊伍一面作揖一面哭着說：「你們快追呀！不要叫他們跑了呀！救救我的孩兒呀！」她姓羅，她的兒子就在頭一天被匪軍拉走，家裏的房子也被燒了。但這還不是最慘的。在石門以南的一個小村裏，我們曾經遇到一個發了瘋的姓壽的老太太，躺在路上哭罵着，在前一天，匪軍拉走了她的兒子，強迫換上了軍衣，臨走時突然看見了兒媳婦，於時幾個匪軍便返回來當着母親和兒子輪姦了媳婦，老太太便這樣氣的發了瘋。在鄱陽東北的牛敦山村，當我軍剛進村準備宿營時，突然從一所房子裏發出了哭聲，過了一會，一個老太太突然伸出頭來，看見隊伍，便高興的喊道：「媳婦不要哭，是解放軍來了，不是「中央」軍，不要怕。」馬上，一個破涕爲笑的婦女走了出來，熱情的招待着我們的隊伍。這位老太太姓田，她告訴我們：就在昨天夜裏，匪軍路過這裏，牽走了九頭牛，強姦了村裏六十個婦女，他家僅餘的三斗米也被搶走了。

劉汝明匪部洗劫建陽城

郭振文

劉汝明帶着他的殘部六十八軍的匪徒們，於五月十日由贛東逃到了閩北的建陽縣城，僞縣府會張貼起『歡迎紀律嚴明的六十八軍』的標語。可是當天晚上，劉汝明與劉汝珍兩弟兄正在僞縣府享受歡迎筵筵時，對建陽進行了驚人的大搶劫。

搶劫從中山路一一六號歐記糖果店開始，接着隔壁鴻泰雜貨店的玻璃嘩啦一聲打碎了，像急性流傳的瘟疫一般，搶劫很快地蔓延到每條街巷，不到半夜工夫，中山路二百多家鋪面被洗劫了一空，倖免的只有幾家藥鋪。德利華修理鐘錶舖給顧主修的五隻壞錶，統統被劫；開了七年手工皮鞋店的馮依樂，僅有百餘雙皮鞋全被搶光了；國民理髮館的三條被子也被掏掉棉花拿走了。

搶劫之後，接着抓人，全城一夜被抓走了二百多人，一家小雜貨店的匪徒三人被帶走，私立景賢小學校長劉炳華亦被抓去。匪徒們在臨走時，留下了專門放火的後衛部隊，水南大橋上潑了煤油，城內四處起火，恰好人民解放軍的追擊部隊及時趕到，三百多名匪徒全被活捉，解放軍並幫助市民迅速地撲滅已燃起的火燄。市民們在驚喜情緒交織中，家家戶戶貼出了『歡迎救民水火的解放軍』的標語，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進城。

野獸的垂死掙扎

朱

——江西人民痛訴匪軍暴行——

在渡江後前進的道路上，隨時可以聽到老鄉們敘述匪軍狼狽逃跑的情形與控訴匪軍瘋狂欺壓人民

的暴行。二十五日我們前進到馬營東南七里的柯家村時，房東柯大嫂痛恨的敘述她被潰退的匪軍抓去的經過：『鷄叫二遍時，聽到江北岸砲響，一窩亂嘈嘈的匪軍，打開俺的門便抓快子，俺爹有病不能去，匪軍們又急又怕，渾身打抖的說：『快快……八路軍快來了！』就把我抓走，孩子怕的哭了，匪軍們驚急的揮着手說：『不准哭，讓八路軍聽見了打死你！』接着就將箱子包袱強要俺與弟媳婦抬上了。天黑黝黝的，路又小又滑，那些匪軍們慌的光摔跤，一邊打着我們推着我們：『快跑！快跑！』到了青山崗，北岸的槍砲聲響的更密了，匪軍們跑的更快更亂了，也就顧不得東西，只顧搶先向彭澤城逃跑了。』

二十六日，我路過黃金橋村，老先生歐陽享中和兩個姓宋的老太太站在水深到大腿的河裏給我軍搭橋，剛下過雨，山水流的很急，兩個老太太被山水沖的搖幌欲倒，我們有好幾個同志跳下水去，請她們回家，宋老太太把頭伸過來指着額上的傷痕說：『你看這是「國軍」向我要鷄蛋，我說鷄子給你們搶去吃光了，那裏有鷄蛋，那個傢伙就用棍子狠狠的打破了我的頭。』另一個宋老太太捲起了褲子，腿上一塊塊青腫的肉他說：『這也是「國軍」的恩賜，他們是土匪，你們來了我們就好了，心就安了，我們心裏有說不完的喜歡，搭個橋就算表表我們歡迎的心意。』一會兒有個年青的女人和一個李太太抬來了兩塊木板，我們就請老太太回去，她却說：『我男人病了不能來搭橋，也應該有我一份啊！你們來了我不但心裏高興，也能睡個好覺。你們不知道這幾天匪軍潰退下來，把家裏的啥東西都搶走了，還向我們要東西，弄得全村老少就是下雨天的夜裏也得到野地裏去睡覺。』歐陽先生也興奮的插嘴說：『我們早望你們來了，今天給解放軍搭座勝利橋，希望你們快追上去掃清這夥禍國殃民的害人精。』

二十七日解放軍進抵浮梁縣境楊同街，商人熊鶴年告訴我們在匪軍狼狽潰退的兩天中，極盡了姦淫燒殺擄掠的能事，把全鎮所有能吃能穿的東西擄掠一光，來不及逃跑的青年壯年都被抓去了，喬明堂怕被抓走就拚命的跑，叫匪軍一槍打死了，李彭氏沒轅及被姦淫了，王楊氏被幾個匪軍輪流姦淫而

死，連七十多歲的陳老太太也被強姦，最後走的匪軍將五、六個十多歲的姑娘拉在汽車上載走了，沈陳氏和她的姑娘們怕被匪軍看見，躲田野裏，又怕匪軍找見，將身子淹在水裏整躲了兩天。

當我們九個女同志到陳老太太家去慰問她時，她氣的就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連聲歎氣，當說到我們要全部乾淨的消滅這些逃跑的匪軍為她們報仇時，她便感動地說：『你們的心眼好呵！你們的心腸好呵！』

我們有了報仇的人

高樹基

乘勝追擊的解放軍踏進了十幾年前的閩浙贛老解放區，戰士們顯得格外興奮。再向南走三十里就是樂平縣城了，大家正在唱着，猛聽得路邊一陣淒厲的哭聲，戰士們不由得停步下來。只見路旁一間露了頂的草房裏，一個披着亂髮的小姑娘，正爬在一具棺材上痛哭着，身旁一個小男孩哭得只在地上打滾，兩人一聲聲地叫喚着死去的母親，聽着就像刀子插在心頭一樣。戰士忍不住走上前去安慰這兩個孤兒。

村邊土坡後忽然有人喊道：

『出來吧！不是蔣介石的軍隊，還唱着紅軍三大紀律歌呢。』

於是土坡後擁出來一大羣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圍到解放軍跟前來了。走在最前頭的一個老太婆，像見親人似地訴說道：『同志們再不要來呀，人死光了，房子也要燒光了！』

她家姓黃，這村叫塔前村，昨天國民黨匪軍第六十八軍正打從這裏過去。黃老太太指着棺材上那小姑娘說道：『國民黨一個排長和七八個兵一起拉上她就往後屋走，她媽洪大嫂捨命扯住那排長的腿求饒，那狗排長回頭一槍，馮大嫂就這樣給打死了！姑娘才十四歲，就叫幾個狗賊兵糟蹋了，你看，她叫糟蹋成什麼樣子了！』

小姑娘爬在棺材上已經哭不出聲了。黃老太太看着她兩眼腫得血紅，單薄的身子又黃又瘦，忍不住叫了聲：『我這沒人照管的孩子呵！』就一頭伏到棺材上，也放聲大哭起來！地上走過來一個小男孩，兩隻小手只管揪着棺材，小腦袋就拚命往裏擠，哭喊得滿頭滿臉通紅。這時黃老太太擦着眼淚，過來拉着這兩個孤兒說：『小女，小兒，紅軍給咱報仇啊！不要哭了！』小孩却哭得更加傷心，更加用力揪着棺材蓋，一聲一聲哭喊着『媽媽。』

戰士們眼中滿盈着淚水，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她們，只是憤怒地捏着武器。

訴苦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個被匪軍從都昌抓住挑子彈的十三歲的小孩說，他親眼看見一個匪軍連長，在離這裏四里路的林田村。強姦一個婦女，她不依從，那狗連長就用刺刀挖掉了她的左眼珠，血像泉似的地從眼裏流出來，她痛得披著頭髮滿地打滾，一下子滾到水渠裏，馬上把水也染紅了。一頓飯功夫她便死在渠裏了。

一個湖北黃梅縣的青年何力先大哭着控訴匪軍從他家鄉撤退的時候把他的妻子強姦死了，他把地賣光了才把媳婦埋掉，但他又被匪徒們抓伏來到這裏。一個湖口人叫翟祖的兩父子被匪軍抓了挑子彈，走到南邊那村時，他父親實在挑不動了，匪軍便把他的父親和另外三個老人，一起推進一間房子裏，放火活活的燒死了。另一個哭訴着和他一起挖野菜的馬家兄弟，回家時路過村南的大木橋，正碰上匪軍的敗兵，匪徒們不問清紅皂白，一刺刀就把他挑下橋去死了……

訴不完的血海深仇，使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滿眼淚水。『不要難過，』戰士們簡短地說：『我們給你們報仇。』

四路縱隊的解放大軍又從北面開過來了，村民洪明幹說：『大家別難過，我們有了報仇的人，快給同志们弄水喝，我去給同志们弄糧食。』塔前村頓時忙碌起來了。人們燒水做飯，到處是一片報仇聲：『給咱們報仇的隊伍來了！快呀！』人們在村裏嚷着：『報仇呀！同志们！把那些狗養的國民黨賊軍都抓起來！』爬在棺材上的小姑娘現在也提着開水來到路邊，對解放軍指着棺材說：『這是我的

娘！同志給我報仇啊！」

部隊繼續前進着，每個人的步伐更加緊了，在黃塵滾滾的公路上響起了憤怒的歌聲。

「蔣介石你往那裏逃……」

江南的人民愛憎和期望

戰 遠

二十二日中午，勝利渡過長江天險的我軍在掃清附近沿江殘敵之後，這支雄壯的隊伍在繼續向前進軍了。

沿途很多村莊房屋倒塌，十室十空，稻田大部荒蕪，這是國民黨匪軍高度壓榨勒索下人民的淒涼情景，然而匪軍們在很多破爛牆壁上寫着「百姓們回來吧！『國軍』是始終保護人民，戡亂到底的。」這些花言巧語並欺騙不了久經殘踏的人民，他們成千成百的扶老攜幼，棄家離鄉，逃到山裏吃樹葉野菜，忍飢受餓延續生命，他們只有一個希望，就是盼着自己的隊伍——人民解放軍早日到來，這希望現已成了事實。

山頂上、山溝裏、工事旁、路邊、田裏，到處是散亂的扔着衣服、棉套子、破草鞋、書籍、文件、銅盔、砲彈、大車和搶來的女人衣服，……。國民黨匪軍平日那樣毒惡的欺壓着人民，無忌憚的逞兇；現在是這樣狼狽的逃竄了。

原來逃往山裏的羣衆担着挑子又從山溝裏回來啦，他們以無比的熱情迎接着解放軍到來。親切的招呼慰問，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滔滔不絕的訴說着過去的痛苦和對解放軍的期望與歡迎。

香鋪鄉一位三十餘歲的男子，叫李金玉，一面給我們領着路，一面訴說他們痛苦的遭遇：「解放軍再有一月不來，這裏的老百姓都要死完。像我家每年收幾石稻子，每個月就得出五六斗，出不起保長就封門。『國軍』到家家搜，見啥拿啥，他們還說：『有糧食不給我們吃，共產黨來了叫你命也難保

。』在路上你要穿雙新鞋，也要給你脫去。出門拿的路條也給你搶去。』我不由的詫異的問：『他們搶那路條有啥用？』老鄉說：『那隊伍裏十個人就有九個人不願幹。有了路條他們好開小差嘛！這裏的老百姓都叫他們「搜光隊」。老百姓簡直活不下去，我們不聽保長的命令都往山裏跑。我們那裏有一千多家人現在還沒回來。保長把家俱給搶了，門給封了，土地也沒收了，我們該跑還是跑。反正不跑也是死。』接着我告訴他說：『我們要爲江南父老報仇，消滅反動勢力，解放全中國。』這位樸實的莊稼人說：『現在老百姓都還沒有回來，再等兩三個月我們把家安置一來都要起來幹呢！』

我們在馬當一個老鄉的門前休息時，一位老太太慌忙搬出樣子，叫我們坐下，拍着我們的肩膀說：『真是請不到的貴客。』接着又給我們燒水泡茶。

在匪軍退却時還到處捉人拉牲口，搶劫，馬路口很多店舖大都被搶劫一空。南壩歐陽村民聽說匪軍來了都逃到樹林中去，一個姓歐陽的青年病着沒來及逃去，也被拉了去，這位青年人說了一句有病，就換了幾棍子。家裏留下懷裏抱着的小嬰孩和他的媳婦，這位少婦見到解放軍來了，她幫助燒火做飯，熱情招待，她說：『我的孩子爸爸是個頂厚的人，你們早點去把他搶救回來吧！我知道你們不抓人。』還有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太太和兩個孩子躲在草堆裏，也都被匪軍抓去，老太太哭着追着，追了十幾里路，她訴說匪軍敗逃時的狼狽情形說：『他們那隊伍那裏能打仗？太太孩子就有一半，叫老百姓給他們車推牛馱，亂跑亂擠，誰也管不住誰。』這個村裏的水牛被牽去了大半。最後她說：『我們這裏人民的希望就是解放軍能很快的解放我們，我們就可安生的生活了。』

爲了實現這種希望，江南人民積極的幫助自己的隊伍，燒水作飯、帶路、馬當和南壩歐陽的人民自動把幾個敵人的倉庫報告了我們，南壩歐陽的羣衆害怕倉庫裏糧食不够吃，自動開會研究變糧辦法，準備給後面繼續南進的人民解放軍吃。

重逢

呂梁

五十多歲的農民楊老頭。幾乎是神經失了常態。他把被國民黨軍污辱以後刺死了的守寨十多年的媳婦裝進棺材，放到大路邊的草地上，就跑上了北山。他的兩眼漲滿了紅絲，四肢僵直地垂着。兩天來，他站在北山頭上茂密的灌木叢中，一動也不動。他遠遠望着一羣羣渾身青綠的戴着青天白日徽的蔣匪軍向東潰竄，牽走耕牛，馱着鹽裝的太太，和啼哭着的被抓來的女人。用皮帶和馬鞭趕着一串串滿担行李的民伕，在大路上揚起斷斷續續的塵土。他親眼看到匪兵搶掠了他的村莊——曾經是老蘇區的江西橫峯城北的小村小米畝。一羣匪兵從他家裏抱出一堆紅紅綠綠的東西，這是他兒媳的幾件嫁衣。匪兵們弄爛的棉絮、傢俱、糧食摔滿了全村，一批走了又來一批。最後，他親眼看見村東頭冒起火。滾滾來，這些狗東西們在放火了。楊老頭氣得渾身發抖咬着牙，瞪着眼睛，呼吸逼促地反響唸着：『紅軍、紅軍、紅軍快來呀！』……

第三天，下起雨來，從西邊遠遠地忽然傳來雄壯的齊唱的歌聲，接着就從大路上出現了一支草綠色的隊伍。歌聲剛停，掀起一陣叫鬧，接着又唱一個。這一次歌聲更清楚了，楊老頭側耳細聽，忽然記起過去好像曾經聽過。他趕上旁邊一塊紅色的巖石，仔細辨認這支隊伍，——整整齊齊，不像是敗兵；他揉一揉老眼再看，沒有一個民夫，也沒有帶一個「太太」。前幾天聽說紅軍打到長江了，可是那有這樣快就到來呢？楊老頭看着隊伍走進小米畝，整整齊齊地坐在村口雨地裏，不去打鷄子，也不進家搶東西。楊老頭帶着懷疑和希望躡下山去。在他的腦裏展開了辛酸的回憶。十多年前紅十軍團那些同志們的影子又閃現在眼前，這回回來又不知吃過多少苦啦！可是他們那裏知道蘇區老百姓受了國民黨多少害！他又想起十五年前他那個當過少先隊長的被白軍殺死了的兒子，要是他還活着，這回一定讓他跟上紅軍走，去打白軍報仇。

但是楊老頭的心突然涼了半截。他走進村西自己的家，看見幾個人正在打掃屋子，這些人不像是紅軍，戴的不是列寧帽，也沒有鐮刀斧頭，一個個倒是紅光滿面。楊老頭正想回頭，却被當兵的叫住了。那些人請他進屋子裏，說話很和氣，讓楊老頭坐在唯一剩下的小板凳上。他們一面燒火烤衣服，一面對老頭講了好多事情，說解放軍打下了北平、南京，又問他這裏蘇區的情形。楊老頭只是嚥嚥喉嚨的應對着，一勾也不多說。天已經黑了，最後，有一個青年戰士實在忍不住了，彎下身子問他：

『你知道我們是什麼隊伍？』

楊老頭迷惘地搖搖頭。那個青年戰士笑着說：

『我們是解放軍，就是從前在你們這裏的紅軍，現在又回來啦！』

楊老頭遲疑地說：

『看你們也有點像，可是你們好多東西和紅軍都不一樣！』

那個青年戰士從衣口袋裏掏出一個小方塊遞給老頭說：『不信，你看看這個！』

楊老頭站起來，點起一塊松樹柴，仔細察看。這是一個臂章，上面印着五個藍色的大字『人民解放軍』，下面一行小字寫着『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度用』。火滅了，他吹着火又反過來看。

楊老頭點了點頭，把臂章還給戰士，他以興奮的腳步跨出門口，一面說：『我糊塗，讓我找一個明白人來看看！』不大一回，同他來了一位鬚髮都白的老人，他倆點着松樹柴，翻來覆去的把臂章又看了好久。那個白鬚子的老人抬起頭來問：

『你們唱的是不是三大紀律歌？』

滿屋的戰士們頓時都跳起來了：

『是的，不信我們再唱一遍你聽聽！』愉快親切的三大紀律歌震響了夜靜的江南的茅屋，就是剛才楊老頭在山上聽到的。只唱了一半，楊老頭就激動地一把抓住戰士的手，高聲喊道：

『你們受苦啦！』但是接着却老淚滂沱地哽咽着說：『你們不知道，你們走了以後蘇區老百姓受』

「多少苦呀！你們要好好給我報仇呀！」老人放聲痛哭起來。戰士們一面勸，一面也止不住掉下眼淚。

擦乾了眼淚，楊老頭指着被搶光的家，滔滔不絕地說起十五年來的一切。最後他突然問：「紅十軍團那些同志們那裏去了呢？他們過來沒有？」

戰士們激昂地站地來對老人說：

「你放心吧！從前紅軍只幾十萬人，現在已經壯大到幾百萬啦！你再看看咱們這槍砲！」

楊老頭這時才由極度的興奮感到疲勞難以支持，倒在戰士們身傍睡下了。戰士們把烤乾的衣服蓋在淋濕了的老人身上，藉着火炭的紅光，看得見那老人就像小孩一樣酣睡着，老臉上的皺紋舒展了許多。

後半夜傳來集合前進的號令，隊伍要出發追擊逃敵。戰士們輕輕地起來，收拾好一切，不讓老漢驚醒，但老漢却自己醒來了，第一句就說：「你們要走嗎？我知道路，我給你們帶路！」

他倔強地跟着隊伍一直走到天明，戀戀不捨地看着向他諄諄告別的壯健的行列從他身旁開過，向東方紅色的朝陽挺進。老人自言自語說：

「好，好，我總想着共產黨革命一定會成功的，可是沒料到你們來得這樣快！」

狂歡的一天

曹欣
克東

——樂平人民歡迎解放軍盛況——

一、萬民爭看解放軍

四月二十九日，我們冒雨進佔了樂平。

當全城都知道了這不是別的隊伍，正是他們渴望多少日月的人民解放軍，商民自動組織起來抵禦國民黨潰兵的『治安維持會』在雨裏敲着鑼，叫着，大街小巷，嘩啦嘩啦一片開門聲，西關一個小商人從被蔣匪軍隊打壞了的舖門裏探出頭來，一看是解放軍，『上冒雨走去買了一串火鞭，一面點一面高興的說：『我的天呀！可把你們盼來了！』』解放軍源源不絕的強大部隊，戴着油綠的綢盔，整齊的『美械』裝備，在雨裏雄糾糾的前進，鞭炮便從西門一直响到東門，硝烟在瀰漫不散，人們戴着斗笠，打着雨傘都擠到街上，在暴雨中圍着，一位老太太拉着渾身濕透的戰士，硬要送給他一把雨傘，戰士不肯要，他就一直給他打着傘送到十字街上，一面連連的說：『要不是你們來得快，我家便給『中央軍』糟踏完了』一位電務人員興奮的對我們說：『已經不是不可終日，而是不可終時地等候你們！』』工友們積極冒着雨修復了電燈後，晚上全城大放光明。樂平中學一位學生高興的贊嘆道：『昨天這裏還是黑暗天地，今天已經成了光明世界。』』

二、毛主席萬歲！

流着雨水的十字路口擠滿了人，人們一個個都笑嘻嘻的看着整齊雄壯的解放軍從街心走過。當市民發現一個宣傳員在散發宣傳品時，人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宣傳員的身上。

『這是毛主席對時局的聲明！』宣傳員話音未落，幾個人的手就冒着雨點伸到前面：『給我一張！』『給我一張！』『給我一張！』……四下的人都向宣傳員擠着來要，把雨傘都擠壞了。開始他發了幾張，伸來的手越來越多，擠得他的腳都站不穩，宣傳員無法應付這個局面，就趕快轉移方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衝出重圍。濕漉漉地爬上了一家商店的窗台。

『老鄉們不要搶，』宣傳員大聲喊，但是從這點裏裹着伸來的手反而更多起來，要『毛主席聲明』的喊聲，掩蓋了雨聲和宣傳員的話聲，站在外圍很遠的人，也抬起腳跟着脖子和手喊個不停。有幾個人跟着爬上窗台，宣傳員被迫把毛主席聲明高舉到半空，避免人們搶他的。但不到幾分鐘，被雨

點打濕了的幾份，也被爬到窗上的市民搶去了，宣傳員看到這樣數目的宣傳品沒有滿足市民的要求，只好從口袋裏掏出自己細心保存的一份給大家講解起來，正在這時解放軍的砲兵通過街心，歡呼聲轟然而起，「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隨着掌聲自動的喊起來，震動了街頭。

沸騰了的弋陽

張克

土地革命時代閩浙贛老蘇區的弋陽縣人民，以無限的熱情和行動，歡迎十幾年來他們思念着的隊伍——人民解放軍。弋陽城北通介功廟、中家畝數十里的大路上，老鄉們聽說解放軍來了，大路兩旁十幾里地以外的男女老少連飯也顧不上吃，都跑到道旁來看自己的隊伍。距大道三里以外的莊上，婦女們抬着開水，送到隊伍經過的大路上。一個近五十歲的老婆婆，一手提着水壺，一手拿着茶盃，給軍隊送水喝，可惜兩隻纏過腳，累得他不能很快的趕到，在她後面約有十五六歲的姑娘，從老太太手中奪過水壺和茶盃，飛快的把水送來。隊伍在中家畝街上休息時，老婆婆們都到村外很遠的水渠草叢中把鍋和碗拿了回來。她們笑着說：「自紅軍走了以後，我這一片的房子被燒光了，東西被毀完了。最近聽說國民黨軍隊又要來燒房子，我們把鍋、碗、衣、被等一切傢俱都藏了。現在你們來了，我們又該過好日子了。」她們說着把開水送到戰士們面前。許多同志為老鄉的熱情所激動，連忙自己去倒茶、燒水，但都為老鄉們所阻擋。蘇區時代的村蘇維埃主席周文惠老先生已經是鬚髮斑白了，他從十里地以外趕到，他親熱的和解放軍戰士們坐在一塊，談起國民黨殘害他們的情形：「自從紅軍走後，國民黨軍燒了一次房子，日本來又燒了一次，分到的田，被地主又奪走了，前一個月又向這保派了五個壯丁，沒有壯丁就要出三百石稻谷買。可恨的是沒有壯丁就出一個姑娘。」他停了一會又高興起來，說：「十幾年來，我們在日日夜夜的盼望着你們，你們是我們心的人。現在，你們回來了，趕快組織政府，重鬧革命。」隊伍出發了，他們直望到隊伍走到很遠的向弋陽去的那邊時，才向四面八

方不同的村莊走回去。

江南人民的熱愛

勇 銳

國民黨匪軍劉汝明部，在小孤山的對岸——彭澤地區，大肆搶掠，勒索人民財物，宰殺豬羊，槍得人民十室九空，終日以野菜充飢，過着牛馬生活。老百姓晝夜渴望着自己的隊伍——解放軍來救，並暗地積極準備迎接解放軍渡江。幾天前申子河附近就已準備好了二十多隻船。第五保（彭澤城內）的羣衆每家寧可自己不吃，自動捐出三升糧食準備讓自己隊伍過來吃。

二十一日夜裏，守江防敵軍冒雨倉惶南竄時，遺棄了兩箱地雷，一位老大娘很快收拾到自己屋內，準備送給解放軍。二十二號中午，我們的偵察組乘小船過江時，羣衆在山頭看見，即刻飛也似的奔回家去，把預備好的船隻很快駛進江裏，運起他們自己熟練的開船技術，使船在江中飛馳着，船還沒有完全靠岸，一個年青的船工就跳上岸來，和我們的戰士們親切的握手，嘴裏喃喃不絕的說着：「同志們！辛苦，辛苦，可盼到你們來了，要把江南人們歡喜死了，快上！上！……」催促着戰士們上船。雖然同志們極力勸說讓他們多休息幾分鐘，但是船工們實在想把自己的隊伍接過江，讓南岸人民早一時得到解放。接着部隊上去了，他們忙着載過去，又很快返回來，幾十隻大小船，在寬達二里多路的江面上，像穿梭一樣的橫渡着，戰士們高唱着過江的凱旋歌。六團部隊登陸時，立刻有幾個老鄉跑過來問安接頭，自願給我們作嚮導，並告訴我們營長安玉峯同志，山裏有一部二十多支槍的土頑願意投誠，一個老鄉報名去帶路，幫助我們去受降。

部隊向彭澤城開進的路上，沿途老鄉們招呼進茅舍裏喝茶，路邊也灑茶水，軍民相逢時，都親切的慰問着，老鄉們紛紛從家裏跑出來歡迎我們，路邊兩個打野菜的婦人，看見隊伍過來，站起來笑着說：「你們來了，以後我們就好過啦，這真是死裏逃生呀！」部隊進入東關時，羣衆夾道歡迎慰問和

不斷的鞭炮聲，簡直像過年一樣。除了警戒的小部隊繼續開進以外，整整五團部隊，都很規矩的坐在空場上，羣衆紛紛的送開水喝，山裏很多人民代表，前來和我們接頭，歡迎我們去，城裏和關裏人民紛紛告訴我們敵人所丟下的大批食鹽、菜油、大米、烟等物資，要我們很快去接管。一個老鄉自動把敵人留在他家的三箱子炮彈送給我們。東關五保羣衆正醞釀決定動手殺豬慰勞我們，爲了加速部隊過江，羣衆把城關原有空閑的四隻大船三十隻小船也開向渡口去。

『毛主席的隊伍回來了！』

左 審
良 治

這是在先烈方志敏的家鄉——江西弋陽漆工鎮發生的事情。五月七日，漆工鎮解放的第三天，解放軍某師警衛連駐紮在這裏，部隊正在吃飯，政治指導員劉鳳田同志跑來急促傳達了師長的命令：『殲滅正在楊有坂西山搶掠的蔣匪！』話還沒停，戰士們高興的丟下飯碗立即出發。喘息未定的搬兵的人民代表，鞋匠勤子和冒着大汗帶領在前頭，越走越快，簡是在跑，雪亮的刺刀，黑黝黝的機槍在戰士們肩上架亮着。

成羣的農民看見了部隊，到處歡呼着：『毛主席的隊伍回來了！毛主席的隊伍回來了！』喊着跑着向部隊追。行列大起來了，拉了一里多長。正在插秧的農民黃寶珍和蔣雙君跳出水田，赤腳趕來，喊着：『同志！往前傳，我打衝鋒。』戰士高興的叫起來：『往前傳！老鄉要打衝鋒。』這支隊伍越發跑的快了，祇覺得路兩邊的樹和草穿梭一般從人的兩旁划到後面去。拿着斧頭鐮刀的農民在前面引着這一支雜色衣服的隊伍，穿過密林，從兩邊緊緊的包攏上去。姚連長的口令沒落，勇士們早已經圍上去，戰士、羣衆的叫喊聲、槍聲、嚮的漫山遍野，匪軍早抖作一團，很快的結束了戰鬥。在歡笑聲裏匪軍連長王英等一羣俘虜被帶下山來，機關槍、步槍、手槍……勝利品交給了這支人民混合起來的軍隊。五十多歲的張老漢不住口的讚揚：『好！好！好！和紅軍一樣能幹。』

西山村邊的戰場變成了會場，婦女、兒童、男人們，爭着送上茶飯來，他們見了親人，悲喜交集，訴說着離別來十四年的痛苦，談論着艱苦鬥爭的歷史。老年人枯瘦的臉上覆滿了笑容，慶祝着『天晴了！天晴了！』

全場的人都呼喊起來。

會師在浙贛路

勝利會師貴谿城

寒風

五月上旬，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十三軍先頭部隊，和堅持敵後鬥爭十幾年的閩浙贛人民游擊隊，在貴谿城郊勝利會師。團長吳效閔同志，和閩浙贛縱隊司令員曾鏡冰同志，副司令員陳肯芳同志，副政委左豐美同志在小南門外浮橋頭親熱的握着手，很久就盼望着的日子，經過了多少艱苦終於到來了！

游擊隊員們在福建的大山中，聽到了解放軍渡江的消息，就連夜北上向浙贛路前進，爲了和主力會師，他們翻過了高大的武夷山脈的叢山萬壑，一路上和尾追、截擊他們的敵人打着前進，戰鬥了十六次。一個十六歲的小戰士王得貴右小腿負傷了，但他一直跟着部隊不願意留下，行走了兩個多月，有一次走了一天，宿營在一座大山上，夜裏一個游擊隊員正在放哨，忽然聽見了隆隆的砲聲，從北面遠遠的傳來。他高興的跳起來，提着槍跑回去報告說：『老大哥來了！老大哥來了，砲響啦！』所有的游擊隊員們都從睡夢中爬起來，跑到外面去聽，果然遠遠的砲聲在響，他們提起槍來就走，再也睡不下去了。

五月四日下午一點半鐘，我先頭部隊追擊逃跑的敵人，進入貴谿城，他們接到了消息，曾司令員便帶着部隊從貴谿南山插下配合主力兵團，佔領了塘灣鎮。副司令員立即向貴谿要通了電話。正是夜八點鐘，他說：『我們已經佔領了塘灣鎮，控制了倉庫，你們來了！我們馬上就去。』放下聽筒，便去集合隊伍，這千真萬確的消息，傳到了游擊隊員們的耳朵裏，使他們連飯也吃不下了，司令員帶了一百多人飛速向城裏趕來，五十里路的長夜，游擊隊員們走着高興輕快的步子向貴谿急進。漫漫的黑夜在他們的腳下一步步的消逝，天色很快的明上來。

團長吳效閔同志剛從床上爬起來，臉也顧不得洗，便跑出去迎接，沒有想到他們會走得這樣快。

他是準備天明後把隊伍排開，用隆重的儀式來迎接這支堅持敵後鬥爭、艱苦卓絕的兄弟部隊，但這時什麼也來不及了，他一個人倉促的跑去了。

清晨，在小南門外浮橋上，會了面，像親人久別重逢一樣，搶上去握住雙手，想將多少話一下說出來，但情感激動了，祇能將握緊着手用力的抖着，仔細的端詳着對方，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時人們已經擁滿了整個河畔和浮橋上，長長的鞭炮，從各個角落引着火線，細碎清脆的響聲相繼爆發，火光閃閃，照耀着江頭上多少人喜悅的面孔。他們在鞭炮聲中，肩並肩地走進城。

艱苦鬥爭十三年

杜國
東挺

——記閩浙贛人民游擊隊——

『共產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永久無敵於天下的，十幾年來飽受折騰的敵後游擊生活，使我深深的感到了這一點。你看，這支小小的隊伍不是在苦難中壯大，而且在今天又與渡江南下的野戰兵團相會了嗎？』在江南北兩支人民解放軍會師在浙贛路的第二天，在閩浙贛人民解放軍某司令部內，司令員曾鏡冰同志述說着他們在敵後堅持鬥爭十幾年的經過。

從一九三七年，曾鏡冰同志就率領着紅軍長征後遺留下來不到一百枝槍的隊伍，和敵人周旋在閩浙贛山區。國民黨匪徒們是不允許這支抗日武裝存在的，僅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就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圍剿』，一九四二年的第二次圍剿，使用了五個師的兵力，一九四三年的第三次圍剿則由匪徒顧祝同親自指揮。國民黨爲了要餓死、凍死、困死這一支小小的隊伍，他們使用了日寇三光政策，竊建崇安山區的民房全被焚燬，人民重建了七次，但仍然一次一次的被匪徒們燒光，老百姓被驅逐，糧食被搶光，山區的四周滿築了碉堡和哨棚，一步步的向游擊隊逼食，爲了保存這支力量，游擊隊

不得不分散爲兩三個人的小組，轉移在荒涼險峻的武夷山上。同志們每天要變換幾次自己的住地，餓了，便在山洞或叢林中用臉盆煮點苦菜野草充飢。他們吃過的野草有一百多種。在找不到野菜的日子，有不少同志餓死了。一九四一年，崇安縣委書記李剛同志五天沒有吃東西，在山上爬着爬着，爬不動了，便坐下來唱着自編的小曲：『同志們，準備好，讓頑固蛋再來一次大『圍剿』，他們沒有用，他們是個大飯桶……』慢慢的倒下去，斷絕了呼吸。武夷山上的氣候是相當寒冷的，山上連個草棚都沒有，下雪的日子，游擊小組便躲在山洞中度夜，找不到山洞就幾個人緊靠着大樹圍擠起來。一九四一年福建省委員王助和他的警衛員蓋一條單被同睡在一顆大樹下，第二天拂曉，王助同志喊着：『阿毛，阿毛，出發了！』警衛員只是閃動了幾下無光的眼睛，王用手去推他，阿毛的身子已凍得僵硬了。但死亡威脅不住游擊隊員的堅強的意志，簡翠容、華英兩個女同志因病被捕，特務用棍子活生生的打死了她們，但她們死也不招供游擊隊的一點真實情況。幹部和老一點戰士們的家眷大部被殺光了，該部副司令陳貴芳的親戚朋友被慘殺了六十多口，所以他們的歌子中有這麼一句：『親朋犧牲總不免，革命成功再算賬。』

閩浙贛人民武裝，和國民黨匪軍、特務、飢餓、寒冷這許多萬惡的敵人苦鬥了十三年，壯大了自己，並在這樣環境下，前進，戰鬥、發動羣衆。游擊小組經常越過封鎖線到處活動，打擊敵人。人民革命戰爭開始，他們更進一步的配合江北人民解放軍，在浙閩邊境十多縣的廣大地區中掀起了抗丁抗糧，減租減息的運動，現在他們的力量已發展了數十倍，一般美國造的現代化的槍枝，經過國民黨匪軍的手大批的送到了他們的手裏。

記曾鏡冰將軍

于東挺

在貴谿勝利會師時，我會見了閩浙贛縱隊司令員——曾鏡冰將軍。他的個子矮矮的，說話聲音不

，游擊隊員的制服，不知道的人，很難看出他是一位著名的人民領袖。他是瓊崖人，早在蘇維埃革命時就參加了紅軍。紅軍進行長征後，蘇區爲敵人佔領了，人民又過着牛馬般的黑暗生活，這時他從江西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到了閩北，組織起留下堅持鬥爭的同志，成立了一支人民武裝，使閩浙贛的人民又重見天日。他領導這支小隊伍在四面爲敵包圍的環境中，戰勝了敵人無數次的進攻，克服了無比的困難，十幾年來，爲黨的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

他在軍事上，是足智多謀的，他時常用機巧的辦法，以少數的兵力，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四次大圍剿中，敵人會集中十萬兵力，妄想一網打盡他們。那時他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根據閩北地形和自己的力量，就採取了分散打游擊的方法來對付敵人。愚笨的敵人對閩北地形和他們的兵力是不了解的，所以時常被他們打垮。在豬毛幹山上，敵人來進攻了，副政委左豐美便迅速把隊伍拉開，以三人爲一小組，分佈在各山頭上，等到敵人來，他們便在各山頭放起槍來，敵人也不知他們有多少，就扭頭狼狽逃竄了。在四次圍剿中敵人實行了最毒辣的『三光政策』，搗毀他們基本區域，他揭破了敵人陰謀，把隊伍分散到閩中、閩南、閩東北去堅持鬥爭。到抗日結束，根據地擴大了好幾倍，隊伍也壯大了數十倍。在政治上，他勇於負責，有英明的判斷力。去年人民解放軍發動了偉大的秋季攻勢，這一震撼中外的一連串的勝利，使閩浙贛的反動派也胆寒了，在『鞏固治安』的名義下，便又向他們進攻了。老百姓害怕起來了，部隊上也有少數人思想起了波動，這時他根據兩年半解放戰爭發展規律，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英明地判斷勝利不久即將到來，就提出『堅持兩百天』的口號。他說：只要堅持兩百天，解放軍就會來到的，這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的口號不但在當時堅強了大家的勝利信心，並且完全成爲事實了（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解放軍某部進軍到閩北崇安建甌時，差不多兩百天左右）。

十九年來，他那種與戰士共甘苦共患難的精神是使人欽佩的。一個名叫茂奴的游擊隊員告訴我，一次他們轉移到一個山頭上，口糧斷了，他自己帶了一碗冷飯，他看大家沒有得吃，自己也不忍吃下

，叫警衛員送給戰士們吃，日寇投降的那一年，經過了無比殘酷的搶劫、燒殺的閩北人民，生活遭到極大的困難，他便提出『自己生產，養活自己』的口號。當時大家認為是游擊環境，不能生產，他就拿起鋤頭先去種南瓜，在他帶頭下，使部隊一年沒有向羣衆要過負擔。閩北人民中流行着一首歌，這樣歌頌着他們：『拿起槍桿就是兵，拿起鋤頭就是民，也是兵來也是民，軍民本是一家人。』

血肉相連

國 燾

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閩浙贛人民游擊隊便同閩浙贛人民，緊密的團結着，同生死，共患難，建立了血肉不可分離的關係，堅持了十三年的敵後鬥爭。

在堅苦的環境，他們進行了許多不同方式的鬥爭，他們打游擊，他們領導了抗丁、抗糧、抗款運動，他們走到那裏，那裏的人民便見到了太陽。

受護羣衆，關心人民，是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他們不論在任何時候都堅持了這個光榮傳統。一九四〇年，國民黨顧祝同、李良榮等匪部在血腥的皖南事變之後，用十萬人的兵力，連續進行了四年『圍剿』。這是艱苦的鬥爭，但他們並沒有絲毫離開了羣衆。他們發動人民躲山，避免匪軍的摧殘，每一次轉移時，他們都掩護羣衆使之安全。福建南平縣崖溪一帶地區，是開展、抗糧、抗丁鬥爭最熱烈的，敵人在圍剿中對這一地區人民，也用盡了它血腥殘酷的手段：拷打、屠殺、焚燒、姦淫，把廣大的農村摧殘成了一片廢墟。閩浙贛人民游擊隊的全體指戰員，想盡了一切辦法去拯救受難的人民，他們寧願不穿鞋讓石子荆棘刺破自己的腳，也把草鞋費零用費獻出來給人民，他們每天每人都抽緊肚子節省半斤米送給避難的人民。在嚴寒的冬天，戰士們把自己僅有的一床夾被，三床合一床的給羣衆蓋，自己却躡在山林中受凍。他們不僅發動羣衆，組織羣衆與敵人鬥爭，並且幫助羣衆生產，一次在長樂、古田兩縣，他們大規模的進行了幫耕助收運動。由於他們高度的愛護羣衆，人民也熱愛着他們

，閩浙贛地區人民都把這支游擊隊，叫做『人民的隊伍』、『老百姓的靠山』。

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和人民的隊伍，在戰爭中團結的更緊。當人民軍隊在反圍剿時，許多人民向他們報告敵情，引着自己的游擊隊去襲擊敵人，當他們吃野菜或戰鬥的時候，羣衆和香菇客便給他們找糧食。更有許多羣衆在戰鬥的環境中，跟隨着他們，把光榮負傷的同志搬運到自己家中，在福青作戰的時候，有一位婦女名叫余姑嫂，她一人搶救了兩名傷員。古田縣石坑裏村老鄉陳福賽犧牲自己的家庭來幫助游擊隊，消滅了駐在該村的一個保安分隊。

『儘管你花言巧語來欺騙，姑佬穩坐不下山……』這就是在圍剿中人民給予匪軍欺騙手段的響亮回答。當國民黨逮捕大批農民施行非刑拷打時，他們都表現了寧死不屈的精神，不講半點有關人民游擊隊的事情。他們在監獄中有信心的編唱着：『……只要游擊隊存在喲！勝利就會來！勝利就會來！』的歌曲。閩浙贛人民和人民的游擊隊就是這樣親熱地並肩作戰，戰鬥了十幾年，一直到今天。

解

放

南

昌

勝利進軍南昌城

東 挺

人民解放軍一〇二部隊接到解放南昌的命令，就冒着大雨，不顧一切疲勞，以一天一黑夜的急行軍，搶渡了撫江。二十一日拂曉，當三營趕至北安沖熊村，敵人（蔣匪第七軍）雖發現他們，已遲了一步——解放軍已渡過江來了，但他們仍做着阻止解放軍去解放南昌的惡夢，他們仗着在丘陵上有預先做好的工事，有着山砲、野砲、化學砲的輕重武器，便妄想把解放軍壓過江去。

戰鬥開始前，匪軍用激烈的火力，向我陣地猛擊，當時戰場上，雲和烟霧，混成一團，百公尺外，很難見人。隨後就分成三路向我包抄過來。担任陣地最前線的八連健兒們，已兩頓飯未吃了，但為解放南昌人民的口號下，就不顧飢餓地伏在道旁的水田和水溝里，沉着應戰，待敵人到達陣地四五十公尺時，營長安玉峯一聲喊「打」，戰士們就拿起手提式，輕重機槍，手榴彈等所有武器一齊發放，陣地前的敵人，就像點名似的倒下去，再也不見爬起來。六連打死敵人最多，打的方法也最巧妙，每遇敵人衝到他們面前時，六班長喊一聲「一二」，大家就把手榴彈一齊拋出去，同時爆炸，敵人也一齊倒下去，引起戰場上一片歡呼：「打的好！」

敵人在八連陣地碰了壁後，還不死心，又用側翼進攻的辦法，向七連陣地進攻，七連的勇士們也以兄弟連同樣的方法，給予敵人三次殲滅性的打擊。最後一次進攻敵人是瘋狂地舉了所有的火力和兵力。教導員朱友山說：「同志們，堅守住陣地就是勝利！」這馬上成了大家打退敵人的有力口號，七班副班長邢寬州身上負了傷，鮮血染紅了衣，但他仍拿着槍打，並提出：「不打退敵人，我不下火線！」戰士許德明腿上負了重傷，當別人發覺時，叫他下去，他堅持不下去。解放軍就是用這樣的英勇精神，打败了敵人無數次的進攻，打開了解放南昌的大路，第二天，東方發紅，他們唱着凱歌，勝利地開進了南昌城。

狂歡的南昌街頭

柱國

解放南昌的人民解放軍，受到全市人民的熱烈歡迎。二十三日上午八時，當解放軍三十七師雄壯的行列擁入南昌南面的順化門時，南昌市溶入了沸騰似的狂歡中。

在解放軍的軍號聲與「跟着毛澤東走」的歌聲中，工人，學生以及市民們都擁擠在中山路、象山路、疊山路的兩旁。高樓上、大街上、人羣中，鞭炮聲和「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歡呼溶成一片，千萬桿紅綠色的小紙旗，在空中飛舞，解放軍的重機槍、輕機槍、迫擊砲、榴彈筒……依次從人海中走過去，戰士們以「慶祝南昌解放！」的高呼來回答人民的熱愛。當部隊經過東湖時，美製國民黨飛機一架在上空盤旋了兩週，但歡迎的儀式仍然在進行着，數千市民緊隨着解放軍的行列。

解放軍某部停止在水電廠門口時，學生們抬着解放軍的「約法八章」大佈告環繞在部隊的四週，高唱着的他們自己編製的「永遠跟着解放軍走，就是光明。」的歌子，跟在解放軍後面的市民們又都擁了上來，附近的人民提着大桶開水，挾着紙烟擠到戰士們的跟前，紙烟在部隊的空隙中堆了幾十堆，但戰士們却以愉快的笑聲謝絕了。後來三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拿着紙烟火柴，一支一支的硬往戰士們的手裏、口裏送，戰士們勉強的接下來，圍在四週的人們高興的笑了。

搶渡撫江

寒風

國民黨匪軍以兩個師的兵力企圖強佔謝埠鎮，阻止我解放大軍挺向南昌的進路。但是他們晚了，正在十九日下午在傾盆的驟雨之下我一〇二部隊正以堅韌頑強的毅力，向南昌急進，指戰員們爲了解

放南昌——這革命的發祥地，表現了高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在窄窄的一尺寬的田埂上顛仆着。多少人跌下水坑去，弄得混身泥水，但他們爬起來，又追上部隊。

謝德鏞駐着偽南昌縣政府和偽自衛總隊，有四百多人，在我強大壓力下，乘着幾支大船向我投降了，隊伍在雨夜中，迅速渡過了湍急的撫江。

先頭部隊迅速推進，剛前進了五華里白崇禧匪軍便以一八八、一七五兩個師的兵力，排成弧形，仗着有利的地形，妄想趁我們立足未穩，將我壓下江中。二十日早晨七點鐘，戰鬥在南安沖王村，北安沖熊村激烈展開了。一開始，敵人分幾路向我先頭部隊八連陣地衝來。子彈砲彈在稻田裏濺起泥水。遠射砲轟擊着我正在擺渡的船隻。我們的戰士靜靜的等待火力的暴雨過後，便向接近來的匪徒們衝去，撲過三百公尺的水田，奪下了一道小橋。我們的部隊，在東湖胡姓，賈村，王莊，板溪李村，五段岡一線展開了，匪徒們在幾處都是兩個營的兵力，向我們一個排或一個連的陣地衝擊，在板溪李村，我們一個小小的陣地上經受了匪徒們兩門山砲，八門迫擊砲的轟擊。敵人有六門六〇砲就架在我們陣地面前。戰士們沉着的等着，當看見在稻田出現的敵人散兵羣一動，便把所有的火力發射起來，眼看着匪徒們哭叫着倒下一片，一個連祇有少數人爬回去。四連戰士朱林是出名的沉着，砲彈把他的兩條腿打傷了，但是絲毫不動，揹着一挺機槍在陣地的最前的向敵人射擊。在黃昏時候，王莊陣地上敵人二百多人，進攻五連許廷舉連長率領的一排，匪徒們用全營的火力奪他的陣地，排長衛福居阻住了敵人的瘋衝狂擊，和敵人拚了十分鐘的手榴彈。許廷舉自己抱了一挺機槍親自射擊他們兩挺機槍，把五十多個敵人打在水田裏。匪徒們的反撲第四次被打潰之後，便感到他們是受不了人民解放軍鐵拳的打擊了，開始混亂起來，這時我後續部隊源源渡過了撫江西岸，用鉗形向南昌插去，匪徒們一個團在我威力下喪失了戰鬥力後張慌向西逃走了。

高小堆的「空城計」

嚴寒

解放南昌戰鬥故事之一

五月二十一號，奉命解放南昌的解放軍某師，在搶渡撫江北安沖熊村戰鬥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空城計」的故事。——八連八班長高小堆，英勇機智，三個人堅守了陣地，使國民黨匪軍一個營的兵力，不敢前進一步，光榮的立了大功。

事實是這樣的：

當我軍勝利渡過撫江之後，白匪崇禧的一八八，一七五兩個師還想負隅頑抗，八連三排接受了突擊任務，馬上像一支利箭似的插向北安沖熊村的西面，離敵人只有三十多公尺了，匪徒們憑藉着十二門迫擊砲，三門化學砲，兩門山砲的協助，向我陣地瘋狂掃射，企圖掩護其兩個連的兵力，向我三排的陣地反撲，以拔出這支直釘在他們心臟上的鋼釘！英勇的戰鬥開始了，每一個戰士想着：『爲了解放南昌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一顆顆的手榴彈在陣地前面轟然爆炸，敵人被碰得焦頭爛額，抬的，拉的，跑的……狼狽地逃了回去。

敵人一連三次企圖反撲，設法除去他們的『心腹大患』，但在解放軍戰士的鐵拳下，都一次次一次的被擊得粉碎了。

當敵人第四次企圖反撲時，敵人另用一個營的兵力，從他們的右翼迂迴，別的班都接受了新的任務，這時負責阻擊當前的敵人的，只有八班長高小堆的一個班，而大部同志又都光榮的負了傷，完全無恙的只有三個人了，（有一個是別班的）但當排長命令他：『高小堆，可要守好呀！』時，他卻響亮的回答着：『我在淮海戰役守朱口還能守住，你放心吧！只要我在，陣地就在！』排長聽到這有力

的回答，鋼鐵似的臉孔上泛起了笑容。

敵人又第四次企圖反撲了，這時，他們的子彈已快打完，高小堆同志便機警地拿過負傷同志的軍帽，放在各個墳壘上，他一忽兒跑到這裏打一梭子手榴彈，一忽兒跑到那裏打步槍，一忽兒又用手榴彈……被解放軍嚇破胆的匪徒以為解放軍增加了新的兵力，一個多營的兵力，終未能前進一步……

接着，我後續大軍如潮水般湧到，匪軍終於狼狽逃竄了，一切都如高小堆同志所想的：『能守得住就是勝利！』

南昌解放了。在某部的評功會上，由於他的英勇頑強和機智，高小堆同志光榮的被評了一大功，受到全體指戰員的熱烈祝賀。

新解放戰士孫海堂

天 順

解放南昌戰鬥故事之二

孫海堂是在貴溪解放過來的，參加我一〇三部隊第五連三排機槍班工作。因為他在蔣匪軍當過十二年兵，什麼槍都玩過，在南昌外圍首次戰鬥中，就表現出驚人的事蹟。二十一日清晨，部隊越過撫江，二營奉命伸展到東劉莊，在敵人砲火轟擊下，他們剛築好工事，敵人即開始衝鋒。五連陣地是突出的，對敵人的威脅也最大，敵人企圖把他們迫過撫江，守住南昌，使用了猛烈的砲火轟擊和機槍射擊，共產黨員張智亭英勇的犧牲了，班長諸貴貴負傷了，孫海堂的帽子濺滿了水和泥土，十幾個敵人正從左翼向他們陣地上衝過來，機槍沒人射擊了，孫海堂抓起機槍，忙即調轉槍口，『噠噠……』他的機槍一發火，三個蔣匪被打倒，其餘的丑頭就跑，停了一會，右臂上纏着紅布條的敵人的『奮勇隊』又趑趄着往前爬來，但他們剛一露面，就被孫海堂同志的機槍準確地打回去了，第三次衝鋒又打退

了……三排排長傅克明高叫：『機槍打的好呀！沉住氣打呀！』『請排長放心，管叫他（指敵人）上不來』，孫海堂立刻堅決的答覆了排長的話。

孫海堂同志的英勇果敢，把左邊一排戰士們的情緒鼓舞得更高了，看呀！敵人一個個的倒了下去。由於射擊時槍口容易震起來，有礙射擊，他用自己的衣服墊在槍口處，從上午十一點鐘堅持到天黑，這次敵人，除棄下三十餘具屍體外，其他是一無所得。

我們隊伍進駐南昌後，在評功會上大家都說：『孫海堂同志，才解放過來幾天，同大家勇敢戰鬥，又不犯紀律，同意記大功一次』。但孫海堂同志却很虛心，在檢討紀律時他說：『你們說我不犯紀律，那天打仗挖工事，損壞了老百姓的稻秧，我犯了八項注意的第六條一不損壞莊稼呀！』大家說：『以後注意就是了！』海堂同志時常歡喜談他的戰鬥經驗，他說：『打仗只要沉住氣，啥子也沒有，敵人現在也不敢抵抗，咱們解放軍士級指揮又好，一定打勝仗，這次雖然記了功，我還要更加努力，下次打仗再看吧！』

撫江戰鬥的英雄們

嚴寒

在渡江前，一〇二師的每個同志都下了這樣的決心：『不怕犧牲流血，堅決完成解放江南同胞的任務，爭取在江南參加賀功大會。』在解決南昌搶渡撫江戰鬥中，便出現了大批英勇頑強、戰勝敵人的英雄們：

中國共產黨員，八連六班長李有堂，在北安沖熊村戰爭中他班是最早發覺敵人的，當時只相距二百餘公尺，敵人的機槍向他們瘋狂的掃射，子彈在耳旁呼嘯着，李有堂毫不猶豫的率領全班迅速地衝上去，控制了有利地形——墳包、馬上給予匪徒們猛烈的射擊，敵人雖有一個多連的兵力，但却像烏龜似的爬下，一動也不敢動，緊接着四五兩班機槍班也上來了，立即做起工事來，一會兒敵人又從右

冀附屬着兩門山砲，六七門迫擊砲，掩護兩個連的兵力向他們進攻，二排同志處在了三面被圍的情況，但李有堂仍非常沉着組織全班火力向三面環擊，並動員大家說：『同志們不要怕，敵人是稀鬆的，我們把手榴彈準備好，敵人來了就和他拚！』同志們的情緒緊張起來了，敵人兩次的進攻都被打了下去，一直堅持了兩個鐘頭，戰爭結束後，該班及李有堂同志榮獲師首長記特功一次，並通令嘉獎。

排長王水江，在劉村戰鬥時，他帶着三個班發現敵人以後，馬上撲過三百公尺的水田，奪下了一座石橋，把敵人割成兩段。匪徒們憑着優勢的兵力，向他們反撲了過來，王水江就跑到最前邊說：『同志們！我們要實現決心計劃啊！』他指揮着四、五兩班和一挺機槍把敵人的反撲打了下去，十九個匪徒被打死了，五十三個匪徒乖乖地當了俘虜，他們沒有一個傷亡。在撲河戰鬥中，敵人一個營分三路向他排進攻，這時他又提出：『只能前進一丈，不能後退一步！』這一有力的號召，提高了大家的信心，敵人第三次反撲了。被打退了。評功會上他被光榮記了大功。

戰士黃金安的戰鬥小組，當敵人三面向他們射擊時，他們絲毫沒有混亂、敵人兩次的反撲，都在他一聲『開始射擊』的口令下，狠狠地逃竄了回去。子彈打完了，黃金安就接過副班長的槍榴彈打，一直堅持到有命令才轉移了新陣地。他被記大功一次。

營部通訊員李金棠跟着副營長在南熊李村戰箏中，當他給七連九連送信的時候，敵人三路交叉的火力封鎖着路，過去一個就被打倒一個，但李金棠心理上想着完成任務，沒有絲毫顧慮飛奔的衝過了火網，完成了送信任務，返回來時，一顆砲彈在他附近爆炸了，李金棠光榮的負了傷。但他爲了實現自己『輕傷不下火線』的決心，連藥都不換，仍和好人一樣的繼續完成了新的任務。

強 渡 贛 江

張 克
小 馬

爲了配合兄弟部隊追殲匪軍，人民解放軍某部以極高的速度，由浙贛路中段向西南挺進，前鋒快

要到達豐城以北的小港口附近時，守禦在這裏的桂系匪軍一七五師五二三團一部，便急急忙忙地駕好小汽艇，渡河而逃，一個逃得較晚的排被解放軍的追擊部隊趕上了，全數當了俘虜。

逃竄的敵軍夢想以滔滔的贛江作爲其天然的外壕，小港口對岸的胡莊背後，是高出水面數百公尺的山梁，可以作爲防禦陣地，他們企圖以此阻擋解放軍的渡江。但事實終於教育了他們：凡是企圖在強大的解放軍面前頑抗的，那不過只是夢想。

五月二十二號上午十點鐘，奉命突破贛江天險的解放軍某團第二營，以排山倒海之勢，駕船斜渡江面。九十隻大小渡船上坐滿了健兒，他們昂然正坐，那副雄壯的氣概，壓倒了波浪滾滾的江水。船開到江心，兩岸敵人的槍聲，由稀疏變得稠密了，他們想以火網阻止我們的前進。機關槍不斷的打在船頭、船側和船艙上，步槍子彈從水面上噓噓劃過，當它落到水面時，便會發出一聲響，水面上激起團團浪花……。這時候，在船頭指揮的政治指導員宋峯山同志負了輕傷，營部炊事員營部也負傷了，但這些絲毫動搖不了勇士們的決心，船工們更加用勁地划着槳，戰士們一手持槍，一手緊握着槳了蓋的手溜彈，考慮着如何出擊……。

離對岸不遠，一支大船擱淺了，健兒乃立即撲下水去，不顧一切的徒步過江，江面上只能看見無數黑點在浮動，水是那樣的深，在岸上的指戰員都爲他們捏一把汗，但一個信念在健兒們的心目中牢記着：「奪取陣地，殲滅守敵。」這信念使他們更加有力——他們全部登陸了。

一上岸，沒有一個猶豫徘徊，馬上捉着武器，越過田埂，逼近到湖山的腳下。猛烈的戰鬥開始了，敵人還企圖將我們壓在灘頭。發起數次反撲，這時距離敵人只有幾十米遠了，勇士們誰也顧不得匍射擊了，四連一班長劉光、四班長、四班副……以及全體勇士們都挺身而立，端着步槍、司登式、湯姆式，猛烈地殺傷敵人，潘章義同志高呼着：「同志們，衝啊！我們實現火線入黨的決心計劃啊！」火網籠罩了山頭，子彈像雨一般地射去。不久，企圖負隅頑抗的敵人終於受不了這鐵的打擊——他們狼狽潰退了。

勇士們勝利的佔領了山頭，敵人爲了奪回他們的陣地，曾又連續三次反撲，但在勇士們堅決的守衛下，只留下無數屍體在我們陣地面前。接着，勇士們回顧江面，我強大的後續部隊正在紛紛渡江，無數個箭頭正射向西岸，在他們鋼鐵般的面孔上，泛起勝利的微笑。

攻下仙姑嶺

田有

我人民解放軍追擊自南昌潰退的匪軍，於小港口搶渡贛江之後，大軍沿鐵路西進，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展開對龍口山、仙姑嶺匪軍的攻擊。未突擊前半小時，李政委在突擊隊——一〇七師三連動員會上告訴大家說：「光榮而偉大的任務給了你們，師黨委會已決定攻佔了這兩個山頭後，給你們記一特功，有信心沒有？」半山坡上響起了響亮的應聲：「有！」

山頭上，我們的指揮所前，長長的吹了一聲號，陣地上所有的大小砲開始向龍口山轟擊了。三連副連長李庚魚一揮手，部隊開始在強大的砲火下運動。山又高又大，空人跑也是很費力氣的，但三連二十分鐘便強佔了第一個山頭。

沒有休息，他們又向仙姑嶺衝去，突擊到山半腰解放戰士申子清負傷了，他一聲也沒有叫喊，並叮囑指導員說：「你們向上進吧！我沒關係。」

一班二班兩個突擊班長在火線上展開了動作迅速的競賽，終於同時佔領了仙姑嶺。山上有一個敵人拿機槍在抵抗，才從敵六十八軍解放的一班戰士韓保盛同志，雖然是徒手但拿着手榴彈撲了上去，用炸彈頭在這個敵人的天門用力一擊，趁勢把手提式奪了過來。

接着他們又向最後一個大山上衝去，運動到兩山之間的山懷中，把隊伍又加以組織整頓，以六班爲突擊組又衝上了第三個山頭。快到山頭時，一個個氣喘不息，六班長陳學科同志們大聲喊道：「立功的時機就在現在！」在他的呼喊中，三連又衝上了第三個山頭。新解放戰士李富則扛上機槍首先佔

領了山頂，他見敵人正在潰退，回頭吆喝大家「敵人跑了，追呀！」六班長陳學科同志沉着臨陣，五槍打死了四個敵人。

這時一〇八師也衝了上去，他們勝利的會師了，一共三個山頭，在一小時之內便完全佔領了。

原封不動，兩袖清風

天順
嚴寒

維護羣衆利益，不拿人民一針一線，這是人民解放軍的本質，三十七師進駐南昌以來，無論在管物資上或城市政策羣衆紀律上，都表現了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作到了兩袖清風，原封不動。一〇三二營在入城第一天因爲沒有柴做飯，他們就識着肚子，六連戰士說：「我們寧願不吃飯。也不能亂燒柴，違犯紀律。」一直到天黑，鐵路工人看到這種情形，自動送來木柴，他們也謝絕了。一〇二部隊五大隊到中正橋西担任警戒時。因上級沒有預先指定宿營地，他們就集體露營一夜，沒有住民房。一〇三部×連九班長丁起鳳上級命令他看管中山街倉庫時，他首先在班內講：「同志們！上級叫咱們還班看一個倉庫，咱們要看好，不讓物資丟了，要守紀律，不能動一點東西。」到倉庫時，別班的同志們，翻翻這，看看那，丁起鳳就禁止他們說：「我們是負責看守的，爲什麼亂動東西，城市紀律忘了嗎？」並報告了排長，四連看守的公路局，裏面有汽車和大批的汽油及兩個機房（地方相當大），他們不願疲勞，夜裏竟放了三十二處崗哨，幹部也輪流查哨。一〇二部隊四團機砲大隊五班李金棠同志進城時就患有腸胃病，隨時肚痛吐血，一直到現在每天只能吃一碗飯，有兩天只能喝一碗稀米湯，但是他不顧自己，從沒有對工作放鬆過一刻，每天堅持六小時的帶班時間，他說：「我們担任着保衛城市的偉大任務，看管資財比啥都要緊，我這一點病並沒有什麼關係」。

軍政新勝

東挺
嚴寒

人民解放軍一〇二團，在攻進軍南昌後，在政策紀律上又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他們切實實現了進城前提出的原封不動、秋毫無犯的決心，二十二日，他們冒着火烈的太陽進城後，戰士們就不顧疲勞自動分頭地去看管糧食。一連三排看守中國植物油料廠，廠內堆滿了芝麻、豆子、花生、有的連口也未封，有的撒在地上，看守的三排同志，因剛進城給養困難，已經兩頓未吃飯了，肚里餓得咕咕的叫，可是却沒有人去吃一粒花生。戰士謝吉金光脚好多天了，進到廠內，看見地上四五兩亂麻，就拿來打草鞋，石貴山同志馬上阻止說：「同志！你學習了入城守則沒有？上級講的原封不動，你一動手，整個部隊名譽都壞了！」謝吉金同志隨即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將亂麻又放在原地方去，四連一班六個人就完成了看守三個倉庫的任務，每個倉庫只有兩個人看守，沒有人換班，他們就用輪流休息的方法去看守。班長常懷義怕班裏太疲勞，又怕睡覺物資被人偷走，在幾天的看管中，他自己犧牲了睡眠，整夜來回巡查。當他們完成看守任務，受到表揚後，別人問他們六個人如何能夠看守三個倉庫，他們說：「我們把看守資財任務和打仗任務看成一樣重要，所以就能看管好。」

五班和工人們

靖國

解放軍某部九團八連第五班，在五月二十六號上午接受了任務——保管南昌市「新姪紗廠」，副政治指導員自帶着五班和工廠負責人交談後，把機器檢查一下，便回來了。

班長董治國明瞭這一次任務的重大，他召集全班開會，首先把上級的任務傳達後，便鄭重的說：「我們絕對要完成任務，堅決執行紀律，不使人民的財產有一點損失……」馬上，大家都表示了一種態度，都爭着說：「保證不發生一點問題」。

他們每個人都牢牢記住了自己的決心，哨兵記好了班長的講話，認真、嚴肅的站崗，天一明，他便把屋子內外打掃的乾乾淨淨，沒有一個人亂走，更沒有一個人亂動機器……

部隊來參觀了，他們都事先給廠方說明，等廠方允許後，才整齊地進去參觀，當進入機器房時，房門前掛着一禁止吸煙」的木牌，五班長童治國便詳細地向大家解釋。就這樣，由於他們堅決執行了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和艱苦勤勞的作風，獲得了工人、職員的普遍好感。一天，工廠的負責人擺了酒席，請他們喝酒，並說：「你們白天黑夜保護工廠，實在太辛苦了。」但他們都婉詞謝絕，戰士胡金春說：「咱們是人民的隊伍，應當保護人民的財產，要說辛苦，工人們比我們還辛苦呢？」班長童治國也說明保護工廠是上級的命令，是我們的責任，決不能因此而違犯紀律的。

他們在工人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當工人們正打算如何同他們在一起歡度端陽節時，他們却又接受新的任務了。初四那一天，他們向廠方說明要走，一百多個工人、職員從房裏蜂擁而出，工人們搶過他們手中的掃帚，緊握着手說：「你們非等過了節走不可！」他們解釋這是上級的命令，工人們才戀戀不捨的放開雙手。在爆竹聲中，他們離開了工廠，但幾分鐘後，一些工人還行立街上，望着他們遠去……。

床頭上的一塊銀洋

王 鈺

六連丁生銀同志，是從國民黨六十八軍解放過來的，自到了部隊，工作非常積極。這次追擊盤踞在南昌的敵人的時候，部隊在羅家店休息喝開水，丁生銀同志到老鄉家裏去睡覺、剛躺在床上，頭一歪，忽然看見一塊銀洋，當時老鄉不在家，他怕給老鄉弄丟了，就拾起來保存好，等老鄉回來後，交給老鄉，並且對他宣傳解放軍的紀律和政策。老鄉很感動的說：「你們部隊真好，要是國民黨匪軍部隊，見了我們老百姓的財物，只怕搶不到手，那裏還會給我們看管得這麼好，要不是我終天躲避着，連人也早被他們抓走了。」丁生銀同志說：「我們是老百姓的隊伍，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你盡管放心好啦！」

